

荒村神俠

盜劫來。怎麼不記得的。呂智遠甯神細想。纔明明白白。驚訝道。我被盜劫。你亦被盜劫的麼。爲何也在這裏。天生把自己出來尋找。及湯鐵錚所說。李衢指使的話。如數告訴他。呂智遠哼了一聲。心裏越發契重。薛天生爲人。心裏又感激他搭救。不然要死於賊人之手。乃說道。如今我不能行。而此地又不宜久居。離衙很遠。將如之何。天生道。這個甚易。何用憂愁。卽用一張竹椅。令幾個賊人。抬著呂知縣回衙。却說呂智遠本是寒儒。他父親叫做呂良。是個放牛的出身。主人翁姓潘。名春。家中田地連阡。不下數千頃。潘春有一種迷信。平時常對人言道。人家要得子孫發達。功名富貴。妻財子祿。兼全者。須在祖上坟塋研究。不得好風脈。子孫焉能騰達。適值他父親潘有仁病故。潘春仗意家中山田甚多。請了無算堪輿先生。在家東裏去卜地。西裏去卜地。將所有山田。完全卜盡。纔選到一塊吉址。說是雖無帝王之尊。却有公侯之位。潘春大喜。營築成功。擇定吉日。擬將他父親靈柩葬於此地。後來他的子孫。必定發財發福。不意有天夜裏。潘春正在朦朧之際。突來一人。對他說道。所卜之地。乃是呂公佳城。你家何德。竟葬此呀。如違必有天殃。潘春醒來。却是一夢。不敢以妖夢目之。卽行另擇。一日。呂良到田間放牛。忽然天降大雨。雷電交加。風狂雨急。迷不知路。呂良沒法。卽躲在潘春開成功的坑內。雨似盆傾。不到片刻。這坑內已注滿水了。呂良

年老。怎能得出。遂淹死坑內。次日。潘春見呂良放牛一夜未回。乃著家人去找。回報呂良被水淹死。坑中。潘春大驚失色。自忖道。怎麼這般湊巧。然則我前次之夢。即應在他的身上嗎。不其相信。親自前去看時。那裏還有坑在。已長成一丈多高的土山。潘春乃令人到呂良家裏。將他妻子帶去。告所以然。呂良夫人戚氏。聞知這信。號啕痛哭。這時呂智遠。方才五歲。潘春見他生得氣宇非凡。知爲將來必主大貴。是廟廊之才。隨對戚氏說道。你夫已死。哭也無益。你母子生活。完全歸我担承。大放寬心。不要憂慮。說罷。將他母子留下。替呂智遠攻書上學。真是天生資質。一目十行。過不再誦。穎悟絕人。潘春大喜。以長女蓮華妻之。及智遠十三歲時。已舉進士及第。不二年。分發鹽源縣知縣。未曾到任。即發下誓願。要把衙門中的弊端一概除去。於民間有利者興之。他因爲出身寒微。知民疾苦。所以一到鹽源。是凡衙內舞弊各事。被他除去殆盡。親自又在外。明察暗訪。所有地痞土棍。及不正行爲者。拿去就辦。毫不徇情。王瀛李衢這兩人。是本城最著名的。呂智遠正在設計除之。偏巧遇著薛天生打死他兩個人兒子。而呂智遠以爲作惡果報。不肯重辦。天生又因天生出世種種奇聞。一心要開活他。故萬選青。雖替王李進若干好言。無如呂智遠胸中早已有見。到任以來。雷厲風行。王李探聽他是喬鳳岡吏部天官的門生。不容易辦他。離任。

即於暗中買通飛簷走壁有名的兩個大盜來。害呂智遠。這兩個大盜就是上文所表的湯鉄錚。何海龍。該應呂智遠命不派絕。眼中賞識了一位蓋世英雄薛天生。親到龍潭虎穴裏。把呂智遠救出。同到鹽源縣衙。刻不容緩。當卽標了硃籤。火速差三班六房。前去捉拿王瀛李衢。衙役怎敢有違。領了硃籤。如狼似虎的去了。不多一會。將王瀛李衢兩家老幼大小人口。一併提拘到案。呂智遠隨時升堂。傳王李訓問。尙未開口。忽有一人在堂下放聲大哭。口喊青天救命。呂智遠將待要問。薛天生已跑至那人面前。抱頭號泣。試問堂下哭的這人是誰呢。原來呂智遠被賊劫走。薛天生跟去追尋。王瀛李衢得著這種消息。明知是他差來的。他反說呂智遠拋官失印。與薛天生私自逃走。急急忙忙。送信把他舅舅竇大章。請竇大章賄囑蘇兵科。出了一道行文到四川撫台。辦他個拋官失印。私自逃走的罪。其實是遮蓋自己勾引強盜的惡名。一面著人到荒村裏。去將天生的父親薛盈祿捉來。百般拷打。問他兒子下落。教他交出天生方始罷休。不然就要他老命的。問其盈祿在家見兒子一夜未回。疑疑惑惑不知何故。正想上街尋找。突來一班兇煞神。不問長七短八。抓着盈祿就走。如同老鷹攫小雞一般。可憐盈祿是個鄉愚。那天見過這樣。怎不嚇得大掠小怪。後見呂大老爺出差。將他們人等一律拘提到案。他就哭哭啼啼。欲訴自己冤屈。萬

不料這其中原由。到鬧出許多亂子。呂智遠見他哭得悲切。又見天生抱他的頭哭。乃問天生道。這是你的什麼人。天生未及回答。盈祿卽數長道短。說過不了。盈祿聽罷。真是怒上加怒。不問皂白。喝令差役。將幾根無情木。攢在堂下。將他兩人撈起。一邊六個。兩頭共計十二人。站在木上用盡二十四分力氣。王瀛李衢行爲雖屬不端。却非江洋大盜可比。這種非刑。怎能的受往。狂呼沒命。呂智遠怒氣未息。仍是拍定令牌。教人加力。王瀛李衢連便溺都出來了。誰知頃刻之間。沒有一些聲息。竟嗚呼哀哉。差役不復再撈。下來說道。啓稟大老爺。王李二人昏死過去。須鬆了撈棍。用冷水噴之。方能過來。遲則救恐無益。呂智遠道。也好。爾等依法辦之。差役答應一聲。連忙解去撈棍。噴了幾口冷水。俱是直挺挺的。睡在地下。只回了一口冷氣。差役慌張起來。說道。不好了。他們齊到森羅殿上算帳去。怎麼好呢。呂智遠不甚相信。說道。那有這回事。本縣素來曉得他們詭計多端。故意假裝死去。恐嚇本縣。羞役答道。實係真死。並非假裝。呂智遠親自下堂。仔細看時。果然不錯。心裏未免有些著慌。忙把萬選青請至。告以拷死王李一事。並問用何計策。脫離自己關係。萬選青因爲幾天前。碰了他的大釘子。心裏很不愜意。隨口答道。貴縣問起這件事情。在他人。實在不好說。得到覺得有些棘手。在你這一方面。却是無關緊要。最好招呼他的家屬。到此領

屍罷了。有甚說頭。好在現有行劫的強盜在此。是個憑證。呂智遠聽他這冷言冷語。曉得是一派壞話。也不與他再說。卽吩咐差上去。抬兩口棺木。且將王李屍首盛起。自己將欲退堂。有人來報。撫台那裏有行文來到。呂智遠不知何事。忙把來人請入。拆開看時。只見上面是說他貪圖無厭。慾海難填。如虎如狼。擇人而食。草菅人命。有錢則生。不以蒼生爲念。國律何存。飽自己之私囊。良心不顧。拘院究治。按律懲奸。以儆貪官。而重國紀等語。智遠看罷了。大驚失色。嚇得半句話說不出來。暗自忖道。這廝手段。真利害呀。怪道萬選青說得不錯。前次之事。乃是薛天生所爲。如今竟弄到我個人身上。若何辦理呢。萬選青那廝。他不肯爲我設謀。想來想去。無計可施。再加撫院來的一位州司。催促就道。迫不及待。急如火。智遠沒法。只得帶著天生父子。並何海龍。湯鉄錚等衆。跟著州司。來到撫院。却說這位撫院。姓鄂。名雷。當日是兵科蘇大人保舉出來的。又曉得呂智遠來歷。今日爲王李事故。是蘇大人行的公文。到他。怎不加倍恭維。以酬答昔日之情呢。那日見呂智遠等人。俱已拘到。便問案中情由。呂智遠據情實訴。談了一遍。鄂雷又問湯鉄錚。何海龍兩人。曾受李衢買通強劫。呂知縣嗎。湯何二賊。見王瀛李衢雖死。己在上峯告準了。呂知縣。卽把以上的供詞。一概翻變了。要知供詞怎樣改變。且看下回書中再說。

第五回 鄂撫台拘提呂知縣

薛好漢途遇穆紅菱

話說湯鉄錚何海龍回鄂雷道我等與王李平昔毫不相識那能買通且民人向以務農爲業曉得官法如雷不敢爲非作歹惟有那天晚上呂大老爺同一個姓薛的孩子裝著平人走到我家裏借宿一宵次日早上他對我說某處知縣出來私訪行走不動請我們送他回衙小人們因他是位縣太老爺怎敢不遵就把他送回來承他之情要留我們頑一天只說他是好意誰知心懷不測誣栽小人們打劫這不是沒有良心嗎求青天大人可憐小民無辜釋放回家則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鄂雷把頭點了兩點笑向智遠道看你着實有移花接木李戴張冠之才到任曾幾何時竟敢如此若有一年二載小民無遺類矣呂智遠道卑職何敢妄爲適纔湯何二賊盡是一派胡言如不相信現有供詞在此說著即將湯鉄錚何海龍供詞呈上鄂雷望也不望置在一旁隨說道據你稟稱湯何兩人俱是胡言究竟王瀛李衢怎麼死的呢呂智遠稟道這是卑職用刑太過致將兩人拶死鄂雷拍案大怒道卽此一端便知其餘本院早知你是牧牛子一朝發蹟遞爾如此不以人命爲重有話你去見主上講罷提起筆來做了一道奏章將他的劣跡合盤托出又加上若干的壞話總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面派人把薛天生父子呂智遠三人解往京城走不兩日

行至莽山左右。一彪強盜蜂擁而出。手裏都執著長槍大戟。殺上前來。押解的公差早已望風而逃。單單剩下他三個強盜。打開囚車。不問長短。就來動手。呂智遠喝道。我雖犯罪。究係朝廷命官。鼠輩安敢如此。衆賊答道。我們專殺貪官污吏。爲人打不平。你既是朝廷命官。爲何如此。想必貪贓無疑。不如殺却。替小民除害。邊說邊拿刀槍砍到。薛天生打在囚車。身負重刑。見勢不諧。渾身一抖。脫去鐐靠。從車上躡出。兩手一分。將七八個強盜。推得跌跌爬爬。順便奪過一根槍桿。舞了一下。那槍桿拆爲兩段。傷死數人。衆賊仗恃人多。一箍腦兒圍著天生。你一刀。他一槍。如雨點相似。雖在他身上砍了無數的刀。戳上無數的槍。都不能入他皮肉。天生並不還手。等大衆殺得筋疲力倦。不向先前那般勇猛。他纔說道。你們怎麼不殺衆賊。未及回答。已被他捉住一個。一手抓著一腿。向兩面分開。聽得一聲響。一人早分爲兩人。他就將這兩個半邊人。抓在手中。當做兵器來打衆賊。末後上來一個。手裏執著一柄四尺多長的銅人。擋著天生說道。你有多大本領。如此放肆。不妨過來。你我比個高底。天生朝他一望。那人生得面如重棗。兩眼凸出睛外。凹臉心。鷹鉤鼻子。上下四個虎牙。伸出唇外。滿嘴髭鬚。身高八尺有餘。穿一件鉄甲。脚上鞞住一雙爬山虎的鞋子。聲如巨雷。看他這般樣子。料定是個勁敵。也就不敢大意。站定脚步。答道。聽你吩咐好了。你

要怎樣就怎樣。我薛天生不回避的。但是你的名姓先行報來。小爺不打無名小卒。那人道。你問我的大名。可站穩了。待我告訴。你。我姓熊。名飛虎。綽號蓋世天王。周近數千里內。聞我名者。望風而逃。薛天生冷笑道。原來你就叫做熊飛虎。好好我不與你比鬪。你先給你用手中兵器。打我幾下。後再把我打你好麼。熊飛虎一聽。自忖。他纔多大口氣。我這銅人。計重一百二十八斤。又加上我的用力。不下千斤。上下居然教我用這東西打他。在我想來。必定有意嚇我的。不能受他愚弄。先打一下子。給他嘗嘗。說道。薛小子。即依你這般說。我打你時。不是跑了的。嘴裏說著。他那銅人。早從薛天生頭上打下。薛天生哼了一聲。隨說道。一點勁捨不得用。到把我打得發癢。請你快些接二連三。纔遂我的心願。熊飛虎見他安然無恙。將自己的舌頭嚇短了。半句話兒。說不出聲。惟有中心明白。天生道。教你快些。怎麼反不動手。你回一聲。我就還你的賬。熊飛虎掙了一會。纔說道。我。我。我不打了。了。了。佩佩服你。是。是。是好漢漢。天生道。你不打我。我還要打你呢。一下抵一下。有言在先。不可狡賴。說著。來取那個銅人。熊飛虎抽身就走。天生在後追趕。轉了幾個曲折。不見熊飛虎的去向。山前山後。尋找多時。一些影子不見。以爲山頭突多。躲在那處山凹裏。由他去了。即便回頭。走至原處。一看。車子與人。一概沒有。頓脚道。這却怎麼好呢。怪我大意。中了賊。

人奸計。諒來仍在這山中。不得到遠處去的。慢慢的尋。各處峯頭找遍了。也要有個水落石出。其計遂決。後往莽山中。仔細尋覓。一連三天。不但在山上未找著一人。連往來行路的。也未看見半個。驚疑不決。肚裏飢餓難忍。自言自語道。我到附近村莊中探問一下。或者可以曉得底細也。未可知。遂從山裏出來。向前直奔。跑了半天。沒有村落。只見路旁放著一担山柴。歡喜道。這不是有人在此嗎。大半還在裏面打著柴呢。我等他一等。俟他出來。不妨細細談談。正說之間。聽見亂草相敲之聲。抬頭看時。乃是一位十五六歲的女子。冉冉而至。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傾城傾國。人世罕有其匹。頭戴一頂紅纓雨帽。身穿一件淺月色湖縐緊身上。罩松綠繡花盤金羅裙。蓮船蕩漾。煞是令人腰間插看一柄鋒銚的板斧。低頭直向前走。天生看罷。驚疑道。荒野之地。那得有此美人。古語云。荒山出俊鳥。信不誣也。即走上一步。恭恭敬敬向那女子一揖。喊道。大姐。那女子見有一個醜陋不堪的男子。站在面前。猛然吃了一驚。頓時滿面通紅。嬌羞不語。停住脚步。雙眸斜盼。低聲問道。你是誰。何天生聽那嬌滴滴的聲音。真夠消魂。再看他的面貌。凜若冰霜。不可干犯。徐徐答道。小生姓薛。名天生。鹽源縣人。路經莽山。途遇強寇。劫去同伴兩人。尋找數天。杳無形影。想到村舍問個下落。而鄰近又無鄉莊。適見路旁担柴。知係有人在此。故立片

刻問個所以。並懇惠賜一餐。以充枵腹。望大姐可鄰我。患難之人。施行方便。那女子輕啓朱唇。細聲說道。這到不算什麼。公子如不嫌野味草蔬。卽請跟我同行。天生道。小生何敢過望。能得一飽。已屬萬幸。說著。同在樹林走出。那女子將那担柴挑在肩上。天生擋着道。我看大姐鞋尖足小。這担柴有一二百斤重。怎能挑得動呀。讓小生効勞。大姐歇息罷。女子笑道。今朝遇見你來。這草給你去挑。你若不來。倩誰替我挑呢。說罷。如飛而去。天生在後相隨。約計百里。乃至一座高山。聳入雲霄。中間有條小道。直上直下。無階級可登。那女子上去。如履平地。毫不爲難。瞬息之間。已達最上上。乘真是登峯造極。山頭上面。廣約數十畝。一塊平地。都是石頭鋪成。自不待言。而住的屋子。也用大小石頭。一塊一塊疊起。有位瞎老嫗。坐在當門。女子喊了一聲媽呀。女兒回來了。那老嫗道。我聞有生氣。誰同你回來的。女子道。是位過路的人。因爲腹飢。向我求一頓餐。是以同來。天生驚訝道。我到這裏。無一點聲息。他又是一個瞎子。居然曉得有生人到。我看他母女倆。必不是非常之人。他既曉得我在這裏。不免上去替他請安。卽走一步。至瞎老嫗面前。行了一禮。順口報了名姓。瞎老嫗伸手將他扶起。說道。不必客氣。且請坐下。肉已煮熟多時。紅菱快些取來。陪這位貴客吃。我也覺得有些飢餓。要吃了。女子答應一聲。抽身便去。天生纔知這女子芳名。叫做紅菱。

正欲問那老嫗姓甚。而紅菱兩手端着有扁大的銅鍋。放在地下。裏面盛着滿滿的肉。每塊足有二三斤重。三把鋼叉。邀天生坐定。三人拿起鋼叉。戳那肉吃。鮮美異常。肉有兩塊。形似手指。紅菱驚問道。媽呀。這是什麼東西。放在裏頭。老嫗道。你認不得麼。就是常來的那物。今天自你走後。他又復來。被我追了一程。寶劍擲下。恨未傷他要害。只剝下兩個腳指。我故洗刮乾淨。與肉一同煮出。紅菱頓時氣得蛾眉直豎。杏眼圓睜。怒說道。我每屢次讓他姑憐他。不易得到這步地位。無如他不想生命。一心要死。却亦怪不得我。你老人家陪這位客人。且吃住罷。我去找他。他就來。天生道。是什麼人。請大姐少待。小生與你同去好麼。紅菱也不回答。在石柱上。拿下寶劍。向腰裏一懸。說道。不敢有勞。少刻再見。身子一閃。倏忽不見。要知這勁敵是誰。紅菱勝敗如何。且看下回書中分解。

第六回

穆紅菱西山戰蛇怪

薛天生石屋見家師

話說紅菱打天生一聲招呼。執著寶劍。身子一閃。人已不見。天生尋思道。我看此女。必定是個劍俠派。諒來這老嫗亦是不凡。大半我與他母女倆。比較起來。誠恐不及多多。究竟未知他的來歷。這種出類拔萃的人。當面豈可錯過。須要問個明白。遂說道。承蒙賜肉。永感大德。但是你老人家尊目已傷。猶能與人抵敵。小子很不明瞭。乞

賜詳示。瞎老嫗歎道。不瞞你小哥說。亡夫穆天在世時。曾學得一生武藝。各種技術。無一不精。無一不曉。而吐納劍術。尤其所長。仗恃自己。有驚人絕技。遨遊天下。以打抱不平爲事業。滅惡人爲生涯。誰知世界上的好人少。惡人多。殺之不盡。好比亂草一般。這裏未芟除得完。那裏又起來。他就今日到東。明日到西。聞說那處有個惡霸。他就吃盡千辛萬苦。誓必除之。方纔甘心。因此與惡人結下如海深如山高的仇。合同一心。用暗計把他害死。爲首的人。是五台山慧明寺住持佛如。那時我分婉這女兒。纔有七日。又患雙眼。聞得這個凶信。心裏發急。恨不登時去替丈夫報仇。無如精氣未能復原。又急又悶。由此一雙眼失明。初時頗覺爲苦。後經習慣。也就罷了。近來以耳代目。與常人無異。小女生時。乃是七月天氣。在菱角田中。適有紅雲一片。籠罩扁舟。產後紅雲漸發。故取名紅菱。亡夫曾說此女來歷非凡。宜配乘龍快婿。不意生未數日。亡夫遭此奇禍。遺下我母女倆。依靠無人。又聞人說佛如這廝。嘗嘗要將我母女殺掉。以免後患。在那時光。無如我兩目失明。不敢與他抵抗。所以逃遁到此。滅跡消聲。意在女兒長大。再替他父親復仇。住此十三年。不曾干預外事。紅菱技藝。也有個大致無差。預備再遲一年半載。我與他去同找佛如那廝。孰知數月之前。突來一位美少年。丰度翩翩。舉止大家。出語不俗。自言姓余。名白常。要入贅吾門。黃金白

玉聽我所求。毫不吝惜。我聽古人說過。嫁女擇佳婿。毋索重聘。且我又是孤單一人。要這財寶何用。只求其門第清高。人才出眾。我因不知他是那裏人。心想訪個實在。可否再定行止。當時我便回他。遲幾日再說。那曉得這余白常竟留戀不去。現出種種醜態。與我女歪纏。我女大怒。取出寶劍欲殺之。他纔嚇走。由此三五日。卽來一次。來則囉哩囉囉。我著紅菱出去探訪。究竟是誰家生此輕薄兒。訪了數日。未有確實。末後那一天。纔得到他的真消息。天生道是那家的呢。瞎老嫗道。你問是那家的呀。這話說來。要把你嚇煞。他是西山白龍洞。千年得道的一條巨蟒。能變人形。紅菱對我說。知卽欲除之。我可憐他修煉千年。始有這些道行。一朝殺却。豈不是前功盡棄。故阻止未許。不料他屢次不休。想必他生在上。嫌其不大耐煩。非殺却不克。天生聽他說罷。驚異道。此蟒既有這般道行。能變人形。諒來亦不易除。令嫗一人。堪與抵敵麼。不然。小子也可助他一臂之力。免生意外。不測。瞎老嫗笑道。你有多大能爲。說此大話。來來。且給我摸一摸。便知可否。天生卽走至他的跟前。由瞎老嫗由頭至脚。及前後心。左右手。週身摸遍。點頭天。可以可以。惜乎未有內功。若再加數年磨煉。當爲天下第一人了。天生見他一摸。便知人的本領高低。很爲奇怪。卽問道。你老人家摸我。何以知道我沒有內功。瞎老嫗道。問我所以。這不可以言喻。但是內功與外功。大

不相同。適纔摸你。知你是銅頭鉄臂。生成一付體質。他人不可強求的。卽是如此。要想勝你。亦不易易。天生聽他這一番誇讚。喜得眉飛色舞。勃勃欲動。站起身子。說道。我去看看。令媛就來。瞎老嫗道。也好。由此直向西去。約計一百二十里遠。卽至西山。天生哼了一聲。放開脚步。依老嫗之言。向西而去。行不老六七十里。遙見一座高山。隱隱約約。有兩人在山上比鬪。他曉得紅菱與那白蟒。已經動起手來。不敢怠慢。加倍用力向前。一霎時間。已抵西山。再一細看。那條白蟒盤在地下。足有二三十畝田的位置。身段等於車蓬粗細。上截是個人身。紅菱站在半空中。揮動寶劍。與蛇比鬪。蛇卽將嘴裏甩子。伸出伸進。長有丈六。當作兵器用事。紅菱在空中騰高。蛇亦騰高。或高或低。無不自然。天生呆看半晌。自語道。若大的巨蛇。這還了得。到教我不好下手。未帶寸鉄大的兵器。怎麼辦呢。一邊想。一邊看。有兩個時辰。各不相下。未見輸贏。天生忽然想出一計。說道。我何不到山上。搬塊石頭。拋在他的身上。或者能將他的身段打成兩截。也未可知。說着。急急忙忙。跑到山頂上。搬起一塊大石。抱在手中。對準蛇身拋去。可巧打在蛇的中段。那蛇動也不動。惟把尾尾掃了一下。打在天生站的這個山頭上。那座山頭。頓然崩倒。天生隨着石頭。滾到山腳下去。天生大驚道。看他這般大的力氣。若是打在我身上。不是成爲兩段麼。雖在山上。面滾到地下。幸不

着傷一些。隨又跑至一個最高的山巔。與紅菱蛇首比較起來。可算三足鼎峙。紅菱用手在自己頭上拍了兩下。天生不解其意。仔細一想。忽然醒悟過來。暗自說道。蛇首最怕受在致命處傷。如在他的頭上拋塊石頭。卽能致命。紅菱打這手式。必定教我這般辦法。不然。難得勝他。復又找了一塊大石。估量方圓。比大扁大得三倍。兩手托著。不敢在他當面拋去。惟恐被蛇看見。特繞到背後。猛力一擲。直從蛇的頭頂下來。那蛇向左一偏。原想躲過。無如石頭太大。躲不過去。被那石頭打了一下。蛇的嘴裏。接連吐出幾口涎沫。噴得紅菱沒頭沒臉。紅菱叫聲不好。天生問道。怎麼樣呀。一句話未說完。紅菱已經跌倒在地。昏不知人。再看那蛇。蜿蜒入洞裏去了。天生無奈。只得把紅菱爬回。告訴他的母親。瞎老嫗道。中了蛇毒。這怎得了呢。大凡蛇的毒汁。都溶液在口內。人若中了。不易醫治。這時紅菱的頭。腫得有笆斗大。一點人事不知。老嫗惟有號啕痛哭。頓足捶胸。嬌養長。嬌養短。哭個不已。天生在旁。心中亦非常酸楚。說道。你老人家不用過於悲傷。令媛雖然中毒。未見得就能傷命。待我到通都大邑。往一踰。訪問名師。求係靈丹妙藥。來救令媛。老嫗哭說道。看他這十分危險的局境。那能來得及呀。該應這孽畜。是前世與我女兒結下冤仇。所以今生如此。總之我這老命。受百般污辱。是前世作的孽。正說話間。聽見外面有鐃鉞聲音。老嫗道。在這

深山曠野的地方。此物從何而來。待我去問問他看。你在這裏望著紅菱。說着。走出石屋。來至山前。問道。是什麼人在此。敲得乒乒乓兵。請你到別處去敲吧。那人道。我來化緣的。求大施主樂助我些金錢。就走了。老嫗道。我們平素。向不應酬僧道。不要說今日了。那人道。隨緣樂助。是大施主的功德。我們也不入囊。貧道化數千里路。未有張口。還個閉口。說罷。將那饒鉢。敲得叮叮噹噹。聲震山谷。老嫗怒道。不必再說。我已料你是借化緣爲名。有心找上門來尋事做的。須知我穆瞎子。也是不好惹的人。你明白些。快滾開去。不要惱怒了老娘的性子。那人亦怒道。你能怎麼樣。我緣是要化的。不給不走。聽你擺出什麼顏色。我不迴避。穆老嫗雖然作氣。因爲女兒不死不活。滿腹愁懷。那有心腸與他計較。只得忍氣吞聲。轉然陪他笑臉。爭奈那人不知進退。將手中饒鉢。格外敲得震震作響。穆老嫗怒不可耐。轉身進內。預備取那寶劍。同他動手。天生說道。你老人家這却爲何。不必動手。待我打發他去。邊說邊望外跑。將至山前。見那化緣的。不是別人。乃是他的師傳。峨眉山長眉大仙。立即跪下。口稱師傳。幾時到此。弟子不知。務乞寬恕。請到山上去坐。長眉大仙笑道。我不去的。那個瞎子壞呢。他要打我。俗語說的不錯。跛狼瞎壞。我看世界上的跛子瞎子。無一個不狠。無一個不壞。天生道。你老人家不知其中來由。他家女兒病勢很重的。心思過度。故

冒犯你老人家台顏。還祈原宥。看弟子面情上。長眉大仙點頭道。原來如此。若是早說。我到替他醫治。天生道。這到更好。說著。便請他師傳前行。齊至屋內。天生卽對老嫗說。知是他師傳長眉大仙。兼能治紅菱的病。老嫗未等說完。卽雙膝跪地。先行謝罪。後求治女兒疾病。長眉大仙道。得病有幾日了。爲甚來由。統共告訴我。方好用藥。天生卽把上項與蛇鬥的事。說了一遍。長眉大仙搖頭道。我只說得什麼病。那曉得是中的蛇毒。受毒已深。不可醫治。雖有盧扁。恐亦無術挽回。我就此告辭。另請高明吧。天生那裏放走。拉著他的衣袖。哀求救命。穆老嫗長跪不起。連連磕頭。長眉大仙被他二人歪纏。沒法。始說道。雖有活法。可想無如日期太遠。不能救急。終屬無用。天生道。師傳既說有活法。可想何不言明。長眉大仙道。你且聽我說來。要知長眉大仙說出什麼活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長眉仙賜丹保元氣

熊飛虎派卒夜巡邏

話說長眉大仙對他兩人說道。紅菱中這蛇毒。非用蛇之心肝煎湯治之不克。這蛇年代湮遠。根基很大。不易收服。惟五月五日午時。蛇伏洞中。周身動彈不得。人去收他。方有把握。此刻纔交二月。至端午節。尙有百日。那能延挨如許天數。視紅菱症情。多則兩小時。就要斃矣。穆老嫗聽罷。惟有號啕痛哭。天生亦流涕不休。長眉大仙也

是不住的歎。歇。停了好一會工夫。長眉大仙嘆道。罷了。講究不起。救他一命。邊說邊用兩手在丹田間。按了一按。隨時在口裏。吐出一粒紅丹。交給天生道。你將此丹啣在口中。同你的津液。一併度過紅菱嘴裏。他有了此丹。可以保其元神不散。能延百日之久。但是到了端節時候。誰進白龍洞。取蛇的心肝。天生挺身說道。弟子願去。萬死不辭。長眉大仙笑道。好好。你能有此勇氣。我即以青龍劍相贈。並雄黃精一塊。進去之後。毋論洞中什麼怪像。休得害怕。有此寶劍。雄精。足可助你成功。將來還有一段好事。在後。此刻不便說明。後當知之。我亦去矣。俟紅菱病愈。再來取這紅丹。說着起身下山。穆老嫗同天生在後相送。長眉大仙道。送君千里。終當一別。何須遠送。且不多日。我又到來。他兩人即依長眉之言。站在山坡。說了一聲。恕不遠送。那長眉大仙。搖搖擺擺而去。天生急急忙忙。回到山上。依師傅之言。將那紅丹。接入紅菱口。不離左右。時常在他胸前。摸摸。覺得有些微氣。突突亂跳。一連數日。俱是如此。深信大仙之言。不致差錯。一日。天生忽然想起他的心事。意欲去訪恩公。呂智遠。並他父親下落。告訴老嫗。且說道。天日離端午尚遠。我要先去尋訪他們蹤跡。等端午將近。再來辦令媛的事。穆老嫗道。哎呀。旁的人。我不曉得。若說熊飛虎。是知道的。他在莽山多年。七十二坐峯頭。都是他的暗道。處處俱是埋伏。各地相通。若不是紅菱身有

大病。我母女倆幫同你去。近來你一人，怎能去得。天生道：「不能去，也要去的。」我就住在這裏一年。他們不能無緣無故出來。穆老嫗點頭道：「此話很是。」惟你去時，能尋到他的暗道，看勢作事，如不得利，來告訴我好了。天生答應一聲，即向莽山而來。日間不敢大明大白，在莽山行走，恐被熊飛虎在暗中窺見，格外難得到他的巢穴。等到夜靜更深時分，纔在那各處峯頭山凹尋覓。一連三夜，不見有人。天生心中非常焦燥。到得第四天，這夜又到莽山上探訪。將近半夜，遙見遠遠的一個黑影，或隱或現。天生大喜，一聳身躡去，扭著那人，低聲喝道：「你是誰呀？快些實說，饒你狗命。」那人答道：「我是蓋世天王帳下的頭目余彪。今夜派我巡山，不知你好漢是誰。」天生道：「且問你在幾天前有兩個人，一老一少，被熊飛虎帶來，現今怎樣？」取消沒有。余彪道：「蓋世天王自將那兩人帶回，即欲動手，取下心肝，當作下酒物，虧得壓寨夫人曹素娟未許。天生道：「他不許殺，是甚用意？」余彪道：「這位夫人，心慈不過，對於帳下嘍囉，及一切大小頭目，非常優待，凡是擄去的人，夫人俱不許殺。」天生道：「這位壓寨夫人，有多大年紀呢？」那人道：「今年才十九歲，生得好一個縹緲美麗的天仙，畫也畫不出來。天王寵愛無比，嘍囉有了罪過，要依法懲辦，能得夫人一旬，命即可保。」天生道：「耳聞這裏七十二坐峯頭，處處相通，有此話麼？」你們出入，是在那個山頭？」熊飛虎住在其

地方。余彪道。那有這話。相通的峯頭。只有十二處。所云七十二座峯頭。皆通。是恐嚇外人的用意。單是這十二處埋伏。機關重重疊疊。不計其數。如我在內裏多年。還有許多。不得了然。至問我們出入門徑。告訴你亦不得而知。彎彎曲曲。不易得走。一有不慎。即有性命之虞。你要進去。最好跟著我行。天生道。到了裏面。你若喊叫起來。我纔吃你的苦呢。余彪發誓道。我如用計騙你。暫時死在刀劍之下。天生聽他發誓。便不疑忌。跟在余彪後面。超過幾個峯頭。來至山凹裏。余彪揭開一塊石板。說道。由此台子下去。天生低頭一看。深不見底。黑漆漆的。不敢動步。教余彪前行。余彪道。這石上。即有線索。你不曉得。發生危險。怎麼得了。天生便舉起脚步。向前跨去。誰知脚未著地。忽聽得一聲响亮。上面石板蓋好。站立不住。咕咚咕咚。滾到無底個深坑裏去。天生這時纔知中了賊計。定一會神。伸手摸著四面。如銅牆鐵壁相似。裏面又且大寬。躡了數次。達不到上頭。無法可施。只得耐著性子。在內等候。時至。幸而身邊帶有乾糧。餓了。就吃。不知晝夜。懵懵懂懂。約計日月。有二月有餘。身邊乾糧。所存無幾。漸漸告罄。心裏非常著急。自言自語道。我死在這裡。却也無甚關係。倒是紅菱。怎麼得了。我在他母親面前。已經担認到西山白龍洞去。這來那天得出呀。設或過了時期。他的母親。必要說我無信。說罷。咬牙切齒。執劍在手。很命的在面前石上亂砍。不却

那石頭應手而落。隨又砍了一劍。依然如是。頓驚悟道。當那下來時候。我何不就用這劍砍的。直到如今。怎不誤了大事。遂卽一劍砍下。他就登上一步。未有多時。已達到上面。不得出洞。有塊石板蓋著。他想了一想。說道。有了。我何不如此如此。隨時灣住个腰。兩脚登着二面石頭。猛力將腰一直。上面那塊石板蓋子。分成兩半。向外蹣出。細看不是原處。只有微微亮光。從山洞裏射進。旁有一條小道。彎曲如鉤。他卽尾著而去。跑有半里遠近。聽見有人說話聲音。兩步並成一步。趕忙向前。轉過一个小彎。偏巧迎面碰著幾個嘍囉。走著說著。天生乘他不備。舉起寶劍。亂砍亂殺。那裏嘍囉。真是做夢也想不到。憑空被殺死幾個。還剩了兩人。嚇得如癡如迷。兩條腿像用釘子釘著一般。天生把那寶劍在他們臉上幌道。熊飛虎那厮現在何處。快領我去。遲則立時殺却。邊說邊扭著兩嘍囉。生怕再中奸計。兩嘍囉聲也不開。卽在前引路。天生留心細閱。看那裏面完全是石牆石壁。石屋石洞。無一處不是石頭。末後走到一處。前面石頭矗立。無路可通。天生大怒道。你這狗娘養的。把我帶到這絕路嗎。舉起寶劍。將砍。有个嘍囉在石上輕輕一拍。忽見出兩扇石門。吱呀一聲。分在左右。三人復由此進去。見萬盞通明照耀。得猶如白晝。嘍囉指着說道。你看那屋裏。中間坐的一人麼。天生抬頭一看。正是熊虎飛。同個畫中美人。並肩而坐。下首站的卽是呂

智遠。還有幾個站在一旁。俱不認識。天生怕被熊飛虎看見。早做準備。不易下手。聳身一躍。到了熊虎飛的面前。一劍砍去。誰知劍未砍中。上面有一銅鐘落下。可把天生罩在鐘內。任你用多大力氣。那鐘扳搖不動。自恨道。這廝真正詭計多端。不料又上了他的當。倘再像前番那般多天。怎麼好。言未畢。覺得眼睛一花。銅鐘又吊在半空。他的身上下。都同蛛網一樣緊緊縛住。絲毫不得自由。網上猶有倒鬚鉤子。一動則痛徹於心。教人不好着力。故天生雖有萬夫之勇。莫可如何。熊飛虎等人坐在上面。哈哈大笑。向他說道。久聞你是好漢。為何此刻不動。天生這時真有氣得沒法。惟有潑口大罵。熊飛虎也不理他。押令左右。嚶囉。將他抬至火焰山燒化。休要被他逃走。原來熊飛虎在這莽山裏面。築一聚义廳。中間一個大門。兩旁兩個小門。廳之上。懸一千鈞銅鐘。機關就在中門裏頭。不曉得的人。誤意走進。觸動機關。那鐘即憑空落下。地上佈置絲網。有根線索通著。熊飛虎的坐右。是凡人罩在鐘內。他即抽起線索。將敵人捆住。就是生有兩翼也。冲不出這個重圍。他內裏的人。出進俱走兩旁小門。中門不走的。天生那裏得知。所以從中門走入。罩在鐘內。被他所捉。至如火焰山。亦是一間屋子。上面有個鉄籠。緝獲到本領高強的人。齊放在鉄籠中。下面架起炭火。不到頃刻工夫。人即化爲烏有。當時熊飛虎吩咐既畢。手下嚶囉。怎敢有

違一聲答應。卽七手入脚。抬着天生。到火焰山去。呂智遠在旁。心實不忍。雙膝望地。下一跪。替他求饒。熊飛虎那裏肯依。呂智遠道。天王若不應允。請先將我。並他父親。薛盈祿燒死。然後再燒天生。如能恩施格外。赦他不燒。我能勸他投降。爲天王所用。得他幫助。則天王長了翅膀。可以飛而食人。熊飛虎聽他說罷。默然不言。壓塞夫人。曹素娟答道。旣這般說。天王何不留之。以爲己用。熊飛虎道。我非不留。誠恐養貽虎患。是以猶豫不決。呂智遠挺身說道。倘他反覆無常。我願以性命保之。熊飛虎點頭。應允。隨卽召嘍囉回頭。智遠勸天生投降一事。天生睜目大叱。不肯投降。智遠向他丢了個眼色。天生會意。纔允歸降。熊飛虎派人替他除去羅網。天生假意對着飛虎磕頭。叩謝不殺之恩。熊飛虎賜以酒食。一面召呼薛盈祿來。給他父子會面。然後派以巡邏職務。天生自當了巡邏。日夜辛勤。稽查嚴緊。熊飛虎見他這樣。非常喜悅。未有多日。連陞到巡邏總長。各處俱聽他調度。諸凡大小事務。有他一言。熊飛虎無不聽從。天生見熊飛虎大加信用。內中地道。一一熟悉胸中。一日晚間。私自來見智遠。意欲乘閒。殺却熊飛虎。呂智遠連聲說道。萬不可動。我看熊虎飛。雖重用你。然有許多地方。防你變動。兼之內部機關。星羅棋布。測摸不透。動則有性命之虞。天生道。似此如之奈何呢。我還要到白龍洞去。眼看端午不遠。呂智遠道。白龍洞又是什麼事。

天生將紅菱的事對他說了。呂智遠想了一想說道。今夜熊飛虎吃得大醉。最好我們乘他防而不備。就此逃走罷。天生點頭道。好。於是悄悄將他父親帶到。三人同在一起。從地道逃走。要知可否逃。出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曹素絹背夫逃走 薛天生揮劍斬蛇

話說薛天生領着他父親。並恩人呂智遠。由地道逃出。將出洞門。後面來了幾個嘍囉。追着問道。薛總長到那裏去。天生道。煩你上覆天王。言我今日已走。不及辭行。承蒙天王錯愛。改日再來補報。那些嘍囉。聽見這話。曉得他的利害。誰敢上前說句。呀。連忙回頭。報告飛熊虎。而熊飛虎吃得酒醉醺醺。正在鼾睡。嘍囉喊了數次。昏昏糊糊。不省人事。曹素娟道。天王今夜酒吃多了。不能出馬。我同你們去追那厮罷。邊說邊領住一哨嘍囉。急急忙忙。從後追至。天生他們正向前行。忽聽人喊馬嘶。聲音嘈雜。曉得追兵來到。呂智遠慌張道。如許的兵馬到來。我們儘三人耳。怎能抵抗。天生道。恩人休要害怕。請與我父先行。讓我一人。在此當之。莫說他這幾個。就是全來。有何懼哉。言未畢。只見對陣一人。在人叢中躡出。喊道。呂智遠。你怎背我逃走。薛天生臺頭一看。原來是曹素絹。大喝道。休用這美人計。哄騙我們。速速回去。狗命才保。若有半句不是。登時教你爲劍下之鬼。曹素娟道。薛好漢。你休錯會我的來意。並非

追你們的。我因熊飛虎那廝。不習正業。屢次勸他。怙過不悛。以打劫爲生。我想世上的強盜。那能保其善終。每欲私自逃生。爭奈女流之輩。不得脫離虎穴。今求三位將我帶走。感激不盡。薛天生道。我們俱係男子。你是婦人。男女同處一道。嫌疑莫辨。不敢聽命。曹素娟道。你不允許。我卽死於此地。說着。執刀在手。卽欲自刎。呂智遠搶上一步。擋着說道。夫人何苦如此。就跟我們同行是了。曹素娟大喜。回顧衆嘍囉道。爾等回去。寄語天王。我今暫時遠去。勸他改邪歸正。或者將來夫妻可以重圓。倘執迷不悟。甘爲盜賊。一朝瓦解。悔之不及。爾等衆人亦宜早作退計。各自謀生。不必等到玉石俱焚。却說這些嘍囉。多數是擄來的。勒逼爲盜。實非心願。今見夫人已經變心。腸跟人逃走。尋思道。我等怎好回去覆命。不如跟隨夫人同去的爲妙。遂卽說道。夫人呀。我們也不願意爲盜的情願。同你在一齊兒。曹素娟道。也好忙對天生說。知於是合併一處。走不二三里路。天已大亮。有一人迎面而來。手裏提着一串角黍。天生說道。端陽還有數日。景緻已見了。那人朝他一望。說道。小哥。今天初幾呀。我看你到不知天時。今乃端陽佳節。還說仍有幾天。豈不好笑。一頭說。一頭走。天生再想問時。人已去遠。驚訝道。今朝既是端陽。我不及同你們慢慢的走。要往西山去呢。爾等最好由此到穆家去。彼處可以駐足。呂智遠道。他家認不識我們。我們又不知路徑。怎

能便去。天生把所走的路途對他們一一說知。呂智遠、曹素娟等依他之言尾路而去。天生獨自一人來到西山時將近午。尋找白龍洞。誰知跑來跑去尋不出洞址。自忖道。奇怪得很。我記得那洞在這個地方。怎麼今朝不見。又找一會。依然無有心裏。急如星火。遍尋不得。猛一抬頭。見個老者在山頭上採百藥草。天生急急忙忙跑到老者面前。行了一禮說道。請問你老人家。這山上有個白龍洞。在那座峯頭上面。老者指道。你適才那個山頭。不就是的嗎。天生道。我到找過。也未看見個洞。老者道。有塊大青石。你看見麼。天生道。這是有。我看那塊石頭。到有二畝大呢。老者道。即是那處。每年到了五月初一。蛇妖就用青石板將這洞門封閉。據人傳說是避端午的意思。大凡毒物到了端午這節。他就沒精打神。不能行動。怕人害他。故用石頭把洞門封好。試問這塊青石。有如許大。什麼人能揭得開來。所以沒人奈何他。他就不封洞門。亦無人敢進。誰不要生命呀。我們採這百藥草。每年都是端陽前五天來採。把今天過去。明天洞門即開。沒有人再到山上來了。你這小哥問白龍洞作什麼。天生道。我來斬他的。那老者冷笑了一聲。又向他點了幾點頭。天生道。你笑我何來。老者道。我笑不是別話。笑那世界上的朋友們。把個牛屎吹炸了他。還抱着吹。仍不放鬆。天生大怒道。休要小覷我。你看着好了。說罷。轉身就走。跑到那個峯頭。雙手望石板。

底下一插。那塊石板。居然懸空。隨向旁邊一擯。抽身進去。遠遠望見裏面。掌着一對火燈。照耀得光明如晝。處處清白。心中大喜。說道。我正苦黑暗。不好與他廝殺。那曉得有現成燈火。邊說邊向前往。誰知走到蛇的身邊。却是蛇的一副眼睛。並不是掌的燈火。一張大嘴。恍如開的個大門。能給人出進。這時天生心裏。覺得有幾分懼怕。說道。看他這般大的嘴。一口把我吞下去。怎能走出來呢。却說那條蛇妖。見了天生。頓時現出怒形。勢欲來吞。無如身段不能蜿蜒。天生想起他師傅把的雄精。便從蛇口裏拋進。遂又舉起寶劍。在蛇的左眼刺進。未費絲毫力氣。左眼已經取下。繼又取了右眼。一副眼睛。竟有兩個。笆斗大。明亮依舊如前。不減分毫。蛇在洞中。惟有滾來滾去。聽他擺佈。天生罵道。你這孽畜。如許年代。正不知傷害若干生命。不算今日。也到了你的死期。言未畢。有陣風至。天生覺得身子一幌。站立不住。已隨着那風。到了蛇腹中去。先前並不曉得。後因不見亮光。又覺得非常悶人。氣伸不出。纔知被蛇吞入。心裏明白。隨用手巾。望下一插。使出無窮力氣。不動一下。頃刻之間。人已落地。天生尋思。道這是什麼原故。把我弄得恍恍惚惚。敢是蛇又把我吐出麼。再看蛇時。洞中那有他的形跡。不知去向。天生不住的頓脚道。這却怎好呢。被他逃走。不敢怠慢。提起蛇的眼睛。復由洞中走出。見那蛇妖肚皮。分爲兩半。朝天死了。躺在

地下。宛似一條長堤。天生忙把心肝取下。急急忙忙回頭。見穆老嫗一人。坐在紅菱身旁。苦苦悽悽。連哭帶說道。我苦命女兒呀。誰肯不顧性命。替你取那蛇妖。我想薛小子。如今不回。大半是走了。可憐我苦命的女兒。竟沒人來搭救。被天生一一聽見。喊道。你老人家。不必悲切。蛇妖心肝。已經取來。但是我父親。與恩公呂智遠。及一班人衆。到此來的嗎。穆老嫗道。鬼也沒有半個。那裏有大衆來此。我眼巴巴的望你不到。心裏急得了不得。你既把蛇的心肝取至。卽煩如法泡製。趕快把我的女兒救活。要緊呀。天生疑惑他們人多路遠。仍在半途。未曾跑到。就把蛇心蛇肝。依他師傅之言。安置爐中。架起柴火。煎成濃汁。一勺一勺。灌入紅菱口裏。此刻時光。相交三鼓。見呂智遠。曹素娟等人。猶未來到。心中十分著急。怕的態飛虎。親自領兵前來。將這些人追回。對穆老嫗說道。他們此刻。猶未見至。我甚放心不下。好在此刻。心肝湯令嫗已經服下。我要去迎接我們呢。穆老嫗點頭道。你速去速來。怕的紅菱甦醒後。要這樣。要那樣。我有諸多不便。天生答應一聲。是。辭了老嫗。來尋他父親諸人。跪至日間分手的。地方。遍覓不得。自說道。一定被態飛虎那廝。追回去無疑。卽想再至莽山。探訪消息。又不放心。紅菱。是怎麼樣。反弄得他沒有章程。欲進不得。欲退不能。好一會子。纔說道。我還回去的。爲是。既可以看到紅菱。病情好壞。又可與他們商量。如何辦。

理其計遂定。復行來見老嫗。不却紅菱。已坐在他媽身旁。腫全消。盡容貌。與先前無二。惟消瘦得許多。形神暗淡。天生喜道。此真奇藥。何其靈驗。若是穆老嫗道。此藥雖奇。若非你九死一生。焉能得之。此恩此德。將何以報。紅菱輕啓朱唇。低聲問道。此話怎講。他母親告以接吻紅丹。並端午單身進白龍洞。斬蛇妖。取心肝。煎濃汁。一切事情。由頭至尾。對我說了。紅菱聽罷。不提道謝一字。只向他瞟了一眼。頭微點了兩下。天生道。妹妹貴恙新瘥。不可勞神。須要靜養。庶幾元氣不致有損。穆老嫗道。你去尋人的。却怎麼樣呀。未看見你帶回一個。却是何故。天生告以未曾尋著。兼問用何計。方能得到真消息。穆老嫗聽他之言。只是搖頭。紅菱道。此賊我久欲滅之。奈未有暇。誰知他如許縱橫。欺人太甚。薛好漢毋庸過慮。我陪你去。直搗其巢。若不把熊飛虎擒來。我就稱不起穆紅菱。說著。卽站起身子。和天生同去。他母親一把扭著他。道。嬌養的呀。你病到如今纔好。那能便去。萬萬動不得的。天生在傍。亦說道。此則不敢勞動。紅菱對他母親說道。薛天生能爲我捨命。入龍潭虎穴。而救女命。今日薛生有些疑難之事。女不幫同滅冠。何以爲人。聖賢有云。以德報德。人有恩於我。而不圖報。何以爲人。正說之間。突有一人。飄忽而至。大笑道。你病好。紅丹可以見還。衆視之。乃是長眉大仙。個個爭先迎接。邀之上坐。叩謝指導之方。長眉大仙道。老生不要你們叩。

謝。但是我今來此。一者收取紅丹。二者有一美事。要向你兩造說好。不知你們願意不願意。齊說道。聽憑仙長吩咐。未有不遵從的。長眉大仙說道。既如此。爾等聽我說來。要知大仙說出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問吉凶長眉卜卦 拿兇犯天生被冤

說話長眉大仙對他兩造說道。薛天生。穆紅菱。前世已結下姻緣。加之紅菱中蛇妖。涎毒。是天生救之。得以再生。我故來此。替你兩造作成好合。為輔車相依。將來共襄大事。爾等心裏願麼。天生聽得這話。纔明白前日。他師傳曾說你們將來還有一段好事。在後那句話。見紅菱生得如花如朵。又有一身絕技。已是心滿意足。即答道。承蒙師傳美意。弟子安敢不遵。但是現今。不知父親下落。吉凶未卜。弟子不能漫然。應允。須得父親一言。方可定準。是父在子。不得自專的意思。長眉大仙道。你父準與不準。有我作主。諒無話說。即算你一方面。已經許可。毋得推辭。繼又問穆老嫗道。薛天生。為你女婿。意下如何呢。穆老嫗道。有婿如此。還有何說。不識紅菱心中。願是不願。這丫頭皮氣。與衆不同。我雖能替他作主。無如他已大了。不遂他的心意。我就答應仙長。後徠他們小夫小妻。設或不睦。豈不是成爲惡姻緣嗎。長眉大仙點頭道。此話講得有理。那就煩你問他。穆老嫗便問紅菱。許是不許。誰知紅菱。在長眉大仙。纔說

出結婚的話來。他就羞得滿面通紅。一溜烟早跑開去。穆老嫗連問數遍。沒人答應。知他走了。站起身子。復行把他拉至。再三追問。紅菱低著頭兒。死也不答一句。未後被他母親問急了。纔羞答答的說了一句道。惟母命是從。長眉大仙拍手笑道。真正生成一對好鴛鴦。天生要等他父親。紅菱亦惟母命是從。恰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們兩人俱不用拿父母推託。俱歸我作主吧。說着將天生的佩劍。送給紅菱。紅菱的佩劍。送給天生。兩人卽以此爲信物。不得返悔。問其紅菱心中。感激天生。斬蛇救他。心已許之矣。只是不好啓齒。今見長眉大仙。替他們結成百年鸞鳳。正中心懷。殺他兩人年齡。同是十三。紅菱月分。小有四月。現時卽以兄妹相稱。紅菱跪著長眉大仙。流淚道。女弟子謹遵師命。惟父仇未報。須等大事未了。然後纔能與薛生。說到這里。勒住不言。長眉大仙道。不必再言。我已盡知。薛天生。也有大事未完。况爾等年紀都輕。當然等心願已畢再爲。我這里有書一本。薛生每於暇時。要細心誦讀。久久自然心得。天生接過。揭開看時。一些不懂。問道。這個書上講的什麼話呀。務乞師傳指教。長眉大仙道。皆是講的內功。其詞深。其旨遠。一時難於測度。爾能揣摩不倦。必定獲益無窮。而煉形服氣。仙劍俱在其內。切勿聽之藐藐。遺失此書。天生聽說這書。有如許好處。視爲珍寶。收在身邊。叩謝恩師。並請同往莽山。捉拿熊飛虎。長眉大仙

搖頭道。我由數千年來。曾不開過殺戒。你們此番前去。要知勝敗如何。待我問一卦。看於是從口袋裏。取出三個金錢。兩手合抱。搖了幾搖。鋪在桌上。凝視半晌。始說道。看這卦象。你父不在莽山。是被陰人劫去。要得實在消息。宜從東南方尋。還須謹慎。恐有磨劫。天生道。磨劫到也不怕。只求能行救出。卽了心願。怕的呂公與我父親有甚意外事故。長眉大仙道。安然無恙。大可放心。卦上是始凶終吉之象。紅菱道。女弟子。因父仇未復。時刻在心。眼前就想出馬尋訪仇人。不知可能得手。亦煩仙長代問一卦。長眉大仙。應聲是。拾起金錢。照舊佈置完畢。說道。其象大凶。此去不利。萬萬動不得的。紅菱道。要到何時纔吉呢。長眉大仙。又起了一卦。熟視良久。始說道。照這卦象看來。是他來遇你則吉。你去尋他。萬無應手之理。紅菱道。他若不來。則我父親屈死地下。永遠不得伸了。長眉大仙道。他是一定來的。總在並五七年中。說罷。遂提筆在手。寫道。黑馬犯青牛。相逢命卽休。羊腸灘上見。始得報前仇。寫畢。說道。這四句繇詞。你牢記在心。到時爾自知之。將紅丹還我。要到他處去。紅菱道。丹在我的腹中。教我怎麼還呀。長眉大仙。舉起手來。在他後心。拍上一下。不却。紅菱咯了一聲。那紅丹從嘴裏吐出。長眉大仙。用手接著。袖子一拂。飄忽而去。衆皆嘆其神仙有奧妙無窮法術。共相驚訝。天生道。如今師傳已去。賢妹病亦痊愈。這里手續。已算清。

楚。惟望賢妹靜養。不能過於操勞。有傷玉體。我因呂恩公事急。萬難再延。請從此辭。改日相會罷。紅菱道。妹子處此山中。十有三年。向不曾到遠方去過。不知外面風光。我要跟你去往一跑。看看各地方的景況。並幫同你尋訪賊踪。天生道。你病到如今。纔愈。怎能跋涉長途。兼之老母在家。無人侍奉。千萬不可以去。紅菱堅要同行。天生說之。至再。紅菱始允。天生當時叮囑一番。與他母女分別就道。依著師傅之言。直向東南方去。曉行夜宿。飢餐渴飲。自不待言。一日行至陵夷地界。天色晚了。氣候又熱。坐在路旁。大樹根底。休息一會。未有片時。走來幾個公差。手裏提著鐵繩等件。朝他一看。說道。你在這裡幹什麼事。怪道前天趙黃氏在此被刦身死。縣大老爺。正派我們四處捉拿兇犯。那曉得你又來此。想發橫財。說著。提起鉄繩。在他項上套下。拖著就走。天生忙回道。諸位不要亂動。我是行路的人。因為天熱。在這裡休息片刻。何曾刦往來行路的人。有一個說道。你是行路的。帶著寶劍做什麼。現有證據在此。還狡賴嗎。天生道。此是我的防身兵器。你們莫認錯了。公差那里睬他。三個在前拖。兩個在後推。七手八脚。不由分說。天生勢將用武。把幾個狗頭差人打退。轉然想道。他們這些瞎眼東西。不足計較。設或一拳打死他。未免傷了陰德。既是帶我去見他的老爺。總歸要講情理。不像這般糊塗蛋。賴民為盜。遂俯首帖耳。跟着一班差人。來至射

洪縣衙公差進去稟報。說是前天殺趙黃氏的兇犯。今已獲著了。請大老爺上堂審問。原來這趙黃氏是鄉間農人。趙大保的妻子。到娘家去要債。回來天晚。身邊有幾十兩銀子。不意被歹人所見。走至天生休息地方。四面不靠莊村。歹人卽下手。將他殺却。把銀子劫去。到得第二天。趙大保見妻不回。到岳家來問。走至半路。看見趙黃氏的屍身。倒在路旁。胸前鮮血淋漓。是刀刺的傷痕。隨到射洪縣報案。這位知縣唐克祥。當時帶著衙役。到此檢驗。既畢。立卽分派各役。往四面八方。明察暗訪。該應合當有事。天生走到這里。坐在樹下休息。偏偏遇著辦案的幾個差人。見他一種怪像。身邊又有寶劍。決計把他當做殺趙黃氏的兇犯看待。帶回縣衙。希望縣大老爺賞給他們的銀牌。此時唐克祥正在上房。與夫人姚氏講話。有人傳報殺趙黃氏的兇犯。已經緝獲到案。請示定奪。唐本是一位清正官員。對於各種案卷。都細心審問。而人命案子。尤爲詳細。恐怕被冤。聽了差人這話。立卽坐堂。先問差役。在甚地方。拿着兇犯。繼問薛天生。姓甚名誰。這般小小年紀。爲何不務正業。以割劫殺人爲事。天生見問不好。將真名實姓道出。順口說是姓畢。叫做仙根。來因天熱難行。坐在樹根休息。不意遇見大老爺公差。把我拿來硬栽小民。是殺人的強盜。真正有口難分。求大老爺明鏡高懸。可憐我們年輕出外的苦楚。唐知縣點頭道。本縣已知人不是你殺

的受人冤屈。但你是那里人氏。到何方去的呢。再一一從實召來。本縣卽行釋放。天生信口胡說幾句。指望唐知縣放他。那些差役。搶着說道。趙黃氏明明是他殺的。大老爺怎麼說不是。如若放走了他。我們沒有本事。再去拿人。唐知縣笑道。我把趙黃氏這個案子。說出一種道理。不是他殺的。你們就相信本縣。不是個糊塗官。差役道。只要大老爺講得情理不錯。我等就心服。唐知縣道。我去檢驗時。趙黃氏胸前是刀傷。一面口子。他這寶劍是兩下。第一不合符的。再者畢仙根。既將趙黃氏殺掉。他還敢在這原地不走麼。所以知道斷斷不是他了。衆差役對。惟有拍手大叫。青天老爺。而遂吩咐差役。替他除去鐵練。封公文。唐克祥接過看時。是什麼話。隨手拆開。是一張行祿。薛天生父子倆的劣跡。再道。這個案情大了。堂下跪的。心定氣的問道。你究竟姓畢

說完。後面嚷成一片聲音。唐克祥將

欲使人前去探問。如飛的兒沒有。不知被誰殺死。唐兒絆倒一頭栽下地去。昏不知中分解。

第十回 採花賊一宵

話說唐克祥跌倒在地。不省過來。問道。太太怎麼樣呀。有人夫。去看太太。唐克祥令人扶著。知去向。未及問話。早有使女說道。太吃。及至走來。不見太太。低頭一死。找了多時。祇見一把刀放在桌上。唐克祥道。這遊龍二字。定是強盜名子無疑。隨侵入。亮滑滑的。上有遊龍兩個細字。唐克祥道。這遊龍二字。定是強盜名子無疑。隨喚三班總頭郭建霸。說道。限你三日。務將此人緝獲到案。違者立斃。郭建霸打了一個搶千。說道。求大老爺寬展期限。若以三日。誠恐辦不到案。唐克祥大怒。把桌子一拍。說道。在本縣意思。就要眼前。將這強盜拘到。限期三日。已是寬而又寬。還想展期。

縣情急自懸梁

慌張張。將他扶起。好一會子。纔甦醒。昏過去。我們俱在這里。尙未有閒工夫。果見夫人屍身。倒在床前。腦袋兒不時光不早。齊到廚房去。整理晚膳。給大身。倒在這里。頭卽不見。把我們嚇得要死。亮滑滑的。上有遊龍兩個細字。唐克祥道。這遊龍二字。定是強盜名子無疑。隨喚三班總頭郭建霸。說道。限你三日。務將此人緝獲到案。違者立斃。郭建霸打了一個搶千。說道。求大老爺寬展期限。若以三日。誠恐辦不到案。唐克祥大怒。把桌子一拍。說道。在本縣意思。就要眼前。將這強盜拘到。限期三日。已是寬而又寬。還想展期。

老爺不好了。太太無緣無故的。腦袋一忙站起。向後就跑。不料脚下被物如何。太太是誰刺死。且看下回書。

你吃的太平餉。當的太平事嗎。敢再多言。定取你的狗命。郭建霸不敢再說。惟有面面相覷。唐克祥道。你不領拘票。出去拿人。還有什麼話說。言未畢。大堂上的鼓連响數聲。唐知縣不知是甚案情。教人出來先問。脚未動步。已有兩個跑進說道。周太僕的玉簪小姐。被遊龍所殺。現有老人家周福。到衙署報案。請大老爺快點出去。唐知縣那敢怠慢。隨即來至大堂。問周福道。你家小姐因何被殺。現今遊龍在那裏。這人與你主家有何關係。周福回道。誰曉得他在那裏。人也不認識他的。他把人殺掉。早已逃得無影無跡。與我們主人有何關係呀。你這縣大老爺。問得真奇的很。唐知縣道。既然賊已逃走。認不識他。何以知是遊龍殺的呢。周福發急道。粉牆上有他題的詩句。因比纔知是遊龍所爲。你不相信。跟我同去一看便知。差役答道。我們衙裏太太。適才亦是被遊龍殺死的。周福道。我不問你太太老爺。玉簪小姐。這案情很大。你不快去將強盜獲著。未必太僕讓你過身。那頂烏紗。怕的戴不長呢。却說這位周太僕。名長卿。家資百萬。年逾花甲。不願做官。告老回家。生一子一女。子名榮。在京做太常卿之職。女名玉簪。年方二八。生得花容月貌。許配於本城觀察余葆之子。余百川爲妻。是年冬月婚娶。日間同他母親邱夫人。到娘舅家祝壽。晚上回來。在房裏卸妝。丫頭去盥洗臉水。及至回樓。見小姐已死。飛報太僕。太僕即着老人家周福。往射洪

縣報案。這位唐知縣。正爲夫人死得好苦。如同萬箭攢心一樣。忽又周太僕家出了一件人命盜案。較之自己的案子。猶爲吃緊。不敢怠慢。當時跟着周福。到太僕家中看案。玉簪小姐的頭。也是不見。粉牆上果有詩一首。唐克祥念那詩句道。冰綃霧縠美姣容。玉筍纖纖筆畫工。綽約娉婷仙子降。今宵同伴我遊龍。詩內嵌着遊龍二字。末後在各處細細審視。無半點形跡。周太僕道。小女無辜。遭此兇死。貴縣現已看過。被殺是實。擬於何時緝獲兇犯。銷案。唐克祥鞠躬道。卑職回衙。自當竭力趕辦。萬萬不敢疏忽。賤妾一案。也是此人。不但老大人恨他入骨。卽卑職亦要生食其肉。周太僕冷笑道。莫說尊夫人死一個。就死十個。與人無關。今天有煩的。唐克祥見勢不諧。允以一月。周太僕嫌期太遠。頭連搖上幾搖。直至減到十日。還倍上若干好話。周太僕始許放他回衙。唐克祥出了周府。雖如鳥出籠中。而日期太促。心如針刺。回至衙中。卽令三班總頭郭建霸。率領各班衙役。前去捉拿遊龍。限定五日。如不交案。釘鐐收禁。一面買口棺木。將夫人屍身盛起。暫停寺院。不過草草了事。也不講究僧道齋醮。銀鏍焚化。自己沒精打神。獨坐署中。如癡如迷。把薛天生的事情。亦置之度外。不提一字。好像忘記了。每日惟問郭建霸。可曾回來了。第六天。

沒得一個。而周太僕那裏。日日有人來催。唐克祥真是心急如火。莫可奈何。再探聽這班衙役。連家眷都搬到別處。他們預先曉得這個案子。沒處捉拿。所以大家合共起來悄悄的逃走。一個不見他面。到了第九天晚上。唐克祥躊躇道。明天即到期限。如今賊人未曾捉着。周太僕怎能讓我過身。與其受他凌辱。不如今夜尋個短見。死了到也乾淨。他周太僕勢力再大些。不能到陰曹迫我辦案。主意已定。等至三鼓時分。署內前後人等。俱皆熟睡。靜悄悄的。萬籟無聲。遂把房闕好。解下絲帶。在梁上繫好了扣子。燈頭打暗。無罣無礙。直挺挺的頭向扣子裏伸進。兩脚一登。燈子倒在地。下將纜懸空。不却繩子斷成兩截。把他老爺跌在地下。昏死過去。自己糊裏糊塗的。並不知道死活。覺得有人喊叫老爺。你是個堂堂知縣。何以一些見識。沒有尋此短見。唐克祥睜眼看時。乃是一位少女。身佩寶劍。英氣勃勃。唐克祥問道。你是人是鬼。呀。那一女子帶笑說道。我是游龍也。特來取你首級。唐克祥哭訴道。游龍呀。游龍呀。我與你有什麼冤仇。把我夫人殺死。我亦不要命了。請你順便結果了我。到很感激你。說罷。扭着那女子伸多長的頸項。教那女子殺他。那女子道。對你說游龍者。乃是取笑耳。我實姓穆。名紅菱。來尋薛天生的。殺你太太的人。已被我追殺一次。可惜未曾追上。被他走脫。只遺下一隻鞋子。唐克祥道。薛天生是你什麼人。爲何遇着游龍。

紅菱道。薛天生是我義兄。他因尋找恩官呂智遠。及他生父薛盈祿的下落。我甚放心不下。追蹤而來。走到此地。預備投客店歇宿。正從周家門前經過。見個黑影子在牆內躡出。疑是雞鳴狗盜之輩。到周家偷取財寶。便想進去探望。不却讓成一片怪聲。說是玉簪小姐被刺。我也不及去問。及尾着那廝。直向前追。不意那狗娘養的。生就一雙飛毛腿。竟被他逃到關外去了。不好再追。故而回頭。尋我義兄薛天生。順訪這位玉簪小姐。死後如何收束。偏偏見你懸梁自縊。我嘗聞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遂用身邊佩劍。割斷絲帶。將你救活。唐克祥歎道。承蒙搭救。恩同再造。其實反害我也。轉瞬天亮。周太僕那裏。助有人來追案。我將用何措詞呀。據你所說。由關外而來。往返萬餘里。不過纔幾日耳。何其迅速如此。想必你的本領高強呢。紅菱道。若問本領。我那義兄薛天生。比我猶勝數倍。此番如有他去遊龍。那一定逃走不了。數千年的蛇怪。尚被我義兄斬却。唐克祥聽他說罷。尋思道。依他之言。說得薛天生有天的本領。在我看來。沒有什麼了不得。在牢裏的那人。莫非不是薛天生麼。待我再來細細問他一番。看是怎樣。助說道。你可會見薛天生麼。此人目下。有多大年紀。生得品貌如何。紅菱道。尚未遇見。若問他的品貌。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初看見他。能令人嚇了一跳。今年十三歲。到是他的意氣。高似青天。世間罕有。唐克祥道。我這

裏有個人。知不是他。不是他。且給你一看。紅菱驚訝道。現在那裏。唐克祥伸手開了站廚。取出那張圖像。給紅菱看。紅菱說道。此正是我義兄薛天生的像。那兩個人。老者是他生父。年輕的。便是鹽源縣呂智遠。你說他人在這裏。原來是張圖像。你從何處得來的。唐克祥道。你不要着急。包管交代你一個薛天生。邊說邊站起身子。拉著紅菱的手。走至外面。傳令守獄的。把畢仙根提出。除去刑具。紅菱一看。果然是他。不錯。這時唐克祥纔把上項事情。一一對紅菱說了。兼又謝過不遑。並請他兩人各把本領使一兩套給他賞識。賞識薛天生。望了一眼。沒得稱手的東西。唐克祥手指道。這堂前的棘樹不好嗎。薛天生搖頭道。嫌他太小。那能稱手。唐克祥伸舌道。笆斗粗的棘樹。你猶嫌小。這句話未免過於離奇。到教我不相信。你們二位。如果真有本領。卽把這顆樹拔起。我就拜倒。天生道。拔樹真不出奇。老公祖請看我來。說罷。走至樹旁。先用右手。在樹上推了幾推。枝頭結的果子。撲簌簌如雨點落下。然後睡倒在地。兩腿夾著樹根。說聲起。不知不覺。那顆棘樹。連根帶鬚。在泥肚裏拔到地上。繼又接著嘩啦啦一聲怪响。大堂當面。一座照壁。隨著倒塌下來。請問看官。拔棘樹怎麼連牆帶倒。是何緣故呢。這棘樹離牆。不滿六七尺遠。根鬚都生到牆外。所以拔動棘樹。就牽動那座照壁。是這種意思。是凡看的人。無不大驚失色。而唐克祥。尤爲誇贊。

不已。紅菱大聲說道。我再使一套給衆位看看。說着。他也走到棘樹旁邊去。要知紅菱使出什麼本領。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各逞技能碑鐘俱毀 羣相折服主僕喪魂

話說穆紅菱見薛天生睡在地下。用兩隻腿。將那笆斗粗的一顆棘樹夾起。連牆帶倒了。不覺他亦技癢。走至棘樹旁邊。說道。這樹倒在這裏。出入的人。很爲不便。當然要移置他處。差役答道。這般大的樹。誰能抬得動他。須把匠人喊來。鋸成段子才好。移動紅菱笑道。何須那般費事。說着。伸出一雙十指尖尖纖纖玉筍。把樹頭上的桎枝。亂板有盤粗的。有盆粗的。無不應手而折。這也不在他的話下。隨後雙手插入樹底。捧起那樹。移動金蓮。一步一步的。送至西邊牆下。不礙行路。臉上神色自如。唐克祥嘆道。你們二位。眞神人也。人世罕有其匹。怪我肉眼。不識賢愚。內有一個差役說道。穆紅菱雙手能將棘樹移置一旁。這種力量。實爲世上所無。卽當日楚項羽力能扛鼎。未必我加乎他上。然與薛天生兩腿夾樹。比較起來。則相去差遠。穆紅菱點頭道。此語誠是。請再看我一看。衆人不知他意將如何。只見紅菱走到一塊去思碑前。手在上面一摸。說道。這塊石碑。怎麼沒字。莫非是沒字碑麼。唐克祥道。你有心罵我罷了。誰說沒有字的。紅菱正色道。你走來看。究竟有是沒有。衆皆跑來看。那碑上確

確一字沒有。光滑滑的。齊驚訝道。這碑是送前任吳大老爺。於今不過三年。那能剝蝕得一字沒有。好像前幾天。我們曾望了一眼。字還好好。紅菱又在石上一摸。碎屑紛紛。唐克祥道。原來就是我把這塊碑字毀了。手裏拿有什麼東西呀。紅菱道。我手是空的。沒有甚東西。再摸把你看。說罷。手又覆在石上。此番衆人眼不轉珠。望着見那碎屑紛紛。依然如前。衆人無不大驚小怪。莫名其妙。紅菱道。你們再向反面看一看。如何。衆人道。你又未在反面摸。看什麼呀。有那不相信的人。即到反面看。是怎樣。誰知那石上。現出條條那碎縫。宛如碎磁碗一樣。輕輕一按。應手而落。唐克祥道。你的手怎麼這般利害。堅固的石頭。總經不住你一摸。若摸在我們身上。那還了得嗎。究竟不知你這雙手。用的什麼工夫。學出這樣利害。紅菱道。不然。我這手兒。遇剛則剛。遇柔則柔。不拘拘有剛無柔的。總之人的身體。若經我摸下。縱不教他皮開血濺。却也骨斷筋崩。衆人聽他所說。無不搖頭吐舌。忽有人在唐克祥肩上拍了一下。說道。老唐。今天是什麼日子。你可曉得到期限嗎。這般清大早上。同在這裏嬉笑。想必兇犯已經獲着。太僕差我前來。問你一聲。少刻他親自本人就到。會你問話。唐克祥轉身一望。見是周福。頓時臉上變了顏色。心中陡然添了無窮心事。一言不發。紅菱問唐克祥道。他是誰呀。膽敢自大言大。目無法紀。唐克祥道。這位就是太僕家的

老紀綱周兄。紅菱冷笑道。他是太僕府上的紀綱。居然藐視父母官。若是周太僕本人。不是就能打你麼。他的官階雖貴。對於父母官。不得妄自尊大。此等行爲。當依法律懲治。以儆效尤。却說周福這人。素昔仗恃太僕的勢力。壓迫人家。況且今日。是奉主人命令。到射洪縣催案。眼中已瞧不起唐克祥。那裏還看見穆紅菱無辜。被他搶白幾句。正是火上澆油。怒氣沖沖的。罵道。你這婊子養的。膽有多大。冒犯我周太爺。唐克祥是個知縣官。他猶不敢對我大聲說話。何況於你。又向唐知縣道。這小妮子。是你什麼人。大半是你指使。請你就照藐視官長的律例辦罷。唐克祥見勢不諧。滿臉帶着笑容。忙陪不是。左一揖。右一揖。周福那裏肯依。越說越氣。紅菱道。照你這樣。還敢圖賴。唐知縣嗎。周福被他這一句。再也忍耐不住。舉起右手來。打紅菱。紅菱並不曾還他。那周福嘴裏。只是連叫啊唷。啊唷。膀子折斷了一邊。說一邊走。跑。出衙去。唐克祥抱怨紅菱道。你不該得罪他的。如今回去。不須多時。恐怕周太僕本人要到。必不讓我過身。這個亂子。真正不小。薛天生道。貴縣請放寬心。周太僕來時。他如講情。講理。卽以情理待之。若是出言不遜。這柄寶劍。不會留情。待我將他殺却。我曉得如今世界上的。土豪劣紳。非這般款待不克。知唐縣道。總之。我唐克祥是個不了之局。前後皆死。我也不怨。天不尤人。說罷。惟低頭長吁。浩嘆而已。天生紅菱見他可

憐樣子。實在好笑。也不與他多講。單等周太僕到來。看是怎樣。未有頃刻。果見周太僕領着老家人周福到了。唐知縣嚇得戰戰兢兢。膝行匍匐而迎。嘴裏不住的謝過。周太僕將他拉起。說道。何前倨而後恭。如今周福膀子被你打得折斷。想必是他不好。我來問個明白。請貴縣究辦。唐知縣明知他是壞話好說。陪笑道。卑職何敢犯冒。周福兄。此是周福兄打穆姓女子。多半福兄有歲年紀。用力太過。以致膀子受了些疼痛。罰我卑職。替福兄醫治。周福指道。打我的人。就是這個小妮子。太僕替我伸冤。不然。這口氣兒。要把我氣死。穆紅菱睜目大叱道。打死你。這忘八旦。等於一條看門犬。看你能怎麼樣。周太僕抬頭一看。見薛天生穆紅菱兩人。相貌生得迥異。平常各執寶劍在手。氣昂昂的。便問克祥道。此男女是那裏的。唐知縣見問。卽把穆紅菱怎樣救他。自言追趕遊龍。怎樣摸碑。薛天生怎樣被冤。怎樣兩腿夾樹。一五一十說個不了。周太僕復又向他兩人望了一眼。說道。果真的麼。唐知縣道。怎麼不真。適纔的事情。衆目所睹。石碑棘木。現俱在此。請太僕一看便知。他們猶說能去捉拿遊龍。周太僕搖頭道。據你這般說到。是神仙了。世上斷然沒有的。薛天上去說道。如不相信。何妨面試。我也不混你錢文。周太僕四面望了一眼。說道。你們能把這堂上的鐘舉起麼。薛天生笑道。此真容易。說着。走至鐘架旁邊。一手扭着鐘鼻。向懷中一拉。聽

見格吱一聲响。那鐘架歪倒在地。他提着鐘鼻。在堂左右。各跑三匝。然後輕輕的在周福頭上放下。把個周福罩在鐘內。只是狂呼救命。穆紅菱道。你這仗勢欺人的看門犬。本想把你悶死。姑看太僕面上。饒你狗命。邊說邊提起那鐘。一轉手戴在自己頭上。走有數踏。末後站在中間。說道。怪道周福說要悶死。我也覺得難過。遂將兩手撐着鐘的二面。喝了一聲看。不却那鐘已分成兩片。險些把望的人打傷。周太僕隨時站起。向他二人恭恭敬敬行了一禮。說道。二位真神人。如我周長卿目中。不獨未曾見過。耳畔猶然聞所未聞。說罷。邀之上坐。待以宦客之禮。不敢小視。向薛天生道。好漢既是身懷這樣絕技。如鶴立雞羣。奈何甘心受羣鴉所侮。天生笑道。若輩何足計較。不如此。則自己心跡難明。目下曉得不是我薛天生所爲。比之強行走了。爲何如呢。大丈夫明來明去。齷齪行爲。非我們所做的事。唐克祥道。太僕呀。卑職冤枉他。猶其小事。還有人冤害他纔大呢。周太僕道。又是什麼事件。唐克祥將那行文圖像。一併取出。放在太僕面前。周長卿看罷。說道。這事包在老夫身上。儘管放心。不必憂慮。惟最小女被殺一層。二位能將元兇捉着麼。如蒙台允。不使遊龍漏網。老夫定在天子面前。保舉二位。得個一官半職。將來揚名天下。留芳百世。較之眼前東飄西蕩。要高得數籌。穆紅菱道。令媛一案。我們可負此責。就是遊龍逃到天邊。總要捉着。

方始罷休。但是不能拘定何時。請太僕務要寬恩。至於一官半職。我們生來野性。無志功名。受不慣人的拘束。只要老太僕對於唐大縣官。稍垂青眼。是了。周太僕點頭道。謹遵台命。決不有負所屬。又問了他兩人家世。卽呼他們爲荒村奇俠。唐克祥見周太僕怒氣全消。不向他追案。還承認保薦薛天生。穆紅菱兩人做官。心裏也就非常愜意。向他三人謝了。又謝。並問兩劍俠何時起程。薛天生道。目下就走。周長卿不肯放鬆。一定要請回家去。款留數日。他兩人堅持不允。說道。我們不但小姐之事。在急因爲還有他故。不能遷延。好在來日方長。以待後會吧。說着。把手一拱。向外就走。周太僕見挽留不住。隨在身邊。摸出一包銀子。雙手捧上。說道。二位旣不肯枉顧。老朽亦不敢勉強。有誤正事。這些些許微敬。奉送二位。聊作贐儀。以備身邊零用。務求哂納。是幸。穆紅菱道。我們要這無用。帶在身邊。及覺累贅。請太僕存庫。勿庸這樣。周長卿那裏肯依。推三阻四。請他們收下。薛天生正色道。太僕視我等爲何人。固意污我名節嗎。周長卿聽他說出這話。自己很覺慚愧。不便再送。嘆說道。真鐵漢也。我等弗如多矣。便同唐克祥將他兩人送出城外。十里長亭。始各分手而去。却說薛天生。穆紅菱自與周長卿。唐克祥別後。互相商議道。如今我們要往什麼地方。纔能訪出呂恩官大家消息呢。我們若是只顧向前走。去。卽走遍天涯。也訪不出著落。將說

到此忽聽有人說道。你們要知真實消息。何不前來問我。天生紅菱齊把頭抬起來。看是誰人。畢竟這說話的。要知是誰。且看下回書中。便知明白。

第十二回 聽琴音得覩藍衫客 要鞦韆始遇黃九娘

話說天生紅菱兩人。說猶未完。忽然的多出一人說話。再來找時。一些影子未有。紅菱道。不好了。青天白日。怎麼有鬼。適才明明白白。像人說話聲音。爲何這會找不到人。我們平生以來。未做過一回昧心事。難道也惹鬼嗎。我看世上那些作惡的人。也不見神見鬼。却是什麼道理。大半惡人。平日有一股惡氣。鬼也害怕。不敢靠他。天生道。你這些鬼話。從那裏說來。世上的人。有說有鬼。有說沒鬼。紛紛不一。未知孰是。在我愚見。不能說是沒鬼。鬼還多的很呢。各有不同。紅菱笑道。總而言之。不過是鬼。那有不同。你這話兒。教我真正不解。請你說明。我纔懂得。天生道。這有什麼不懂。你聽我說好了。世上有短命鬼。吊死鬼。討債鬼。嗇刻鬼。撮事鬼。血食鬼。風流鬼。冒失鬼。屈死鬼。歇耗鬼。還有大鬼。小鬼。男鬼。女鬼。老鬼。窮鬼。怨鬼。鬼之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我們適纔所遇的。是個冒失鬼。你看世上的鬼。多不多呢。將說到此。又聽人說道。你無故的罵。我叫做冒失鬼。却是何故。好好。你只管罵。到那時光。包教你認識我。天生紅菱聽那人說話聲音。如在目前。却是看不見人。紅菱道。薛兄。你說他是冒失鬼。在妹

子看來。還是個厲害鬼。天生擺手道。我說他是冒失鬼。已經作氣。你又說他是厲害鬼。那不更氣嗎。復聽空中說道。你們倆一問一答的罵著我。猶說我作氣。我給你一樣寶貝。望望。都站穩了。不要後退。嘴說之間。聽得嗚溜一聲響。有兩枝袖箭從他兩人面前穿過。天生紅菱。連忙向旁邊一閃。纔躲過那兩枝箭。這時兩人不敢再說游戲的話。齊嚇得冷汗淋漓。面面相覷。也不復聞那人聲音。停了許久。將那袖箭拾起。看見上面刊著涇溪黃九娘五個細字。天生伸舌道。賢妹。你看這人的本領才多利害。較之我們兩人。要高得不用話說。他這袖箭是故意恐嚇我們的。若有心射我們。還躲得過去嗎。紅菱道。這話說的不錯。先前聽那人說。要得實在消息。何不問他。想必這人也是江湖上一位著名的魁手。好在那袖箭上。刊有涇溪二字。必定是個地名。我們何不同往一訪。天生道。我也是這般想。於是兩人邁步前行。逢人便問。一連問了若干。不但黃九娘這人。個個不得而知。卽涇溪地方。人亦不知在何處。訪了數天。竟無著落。天生道。我想黃九娘這人。多半不是住在周近。他若是這裏人氏。既然有名大俠。這人家未有不知。紅菱道。訪不出來。也是要訪。不過多天日期。古語有云。功到自然成。你不去訪。怎能曉得令尊及呂恩官的消息呀。天生不語。被紅菱催促。仍向前行。又走幾天。到了一個鄉村。只有三五人家。住的房屋。雖是草廬。却也齊齊。

整整。村前有園溝一帶。植著垂楊。又夾些紅綠野花。令人欣賞。他們信步跑到村中。聽琴聲清幽。抑揚可愛。細細聽時。這琴聲是從西北角上。那家窗中出來。兩人低聲緩步。慢慢的踱到窗下。留神細聽。不却窗中琴聲。劃然中止。天生道。我們纔來。怎麼忽然不彈。話猶未已。窗中大喝道。什麼人在此窺視。天生忙答道。我們是過路人。因爲不識路徑。誤入貴村。適聞琴韻。是以此拱聽。不料爲尊府知覺。罪實良深。說著窗內的人已經走出。頭戴青陽巾。身穿藍衫。脚穿方頭雲履。手扶青藜拐杖。鬚鬚。宛似銀條。精神矍鑠。大有隱士高風。天雄估量這人。非几庸可比。搶上一步。對那老者行了一禮。接著叩問姓名。老者答道。敝姓夏侯。名亮。字子明。外號藍衫客。轉問二位貴姓大名。府上何處。到甚地方。有何公幹。他們各把姓名。略述一遍。並問涇溪這地名。夏侯亮復又把他二人。上下打掠一番。驚訝道。你們問到涇溪。敢是尋黃九娘麼。齊應道。我們正是找他。訪有數日。不得而知。請問老丈。這裏就是涇溪嗎。夏侯亮搖頭道。不是。此地叫做洪渠。涇溪地方。離此尙有一千五百多里。天生道。這多遠的路程。你老人家。何以曉得。夏侯亮道。黃九娘。是我最愛的一個女弟子。昨天猶在我處。你們要是早來一日。便就遇見。但不知找他。有何事體。天生紅菱聽這老人。說是黃九娘。是他弟子。心裏有些疑惑。尋思道。他也是一位老劍俠嗎。既然問我。

不得不告訴他。或者將來有用他之處。請他老人家援助。未爲不可。便說道。我們兄妹二人出來。因爲父親同呂智遠曹素娟一班人等。從莽山經過。行至半路。無緣無故。不知去向。於今已有數十日之久。仍無一些音信。幾天前。我們兄妹二人在路上走著。談著。被令高足聽見。他說曉得人的所在。所以我們到此找他。幸遇你老人家提起。纔知這位住處。否則正不知要須幾時。得知他的家鄉。夏侯亮道。他既對爾等說是曉得。怎麼不當面問他。是何道理。紅菱道。令高足用的隱身術。當面並未看見其人。夏侯亮道。他又未學過妖術。奈何會使隱身術。我看你們說話。真是糊裏糊塗。好不發笑。天生紅菱被這老者一頓。自己很覺慚愧。站在旁邊。默然無言。繼而又聽老人說道。等於木偶一般。能尋什麼人呀。不如回去的好。免得出醜。天生道。小子年少無知。有不到之處。還求你老人家指教。並請賜明黃九娘的住處。夏侯亮搖頭道。大可不必。我即對你說明。恐亦難見他的真面目。天生鳳英說之再三。夏侯亮纔把走的路徑。指示明白。又寫了一封信。把他帶去。不識內中說的什麼。二人接過那信。便取道涇溪。真正心中歡喜不已。雖有一千五百多里路程。在他兩人。却也不在話下。行上大半天。即抵涇溪地面。來去的人。熱鬧轟轟。街道雖屬不大。生意買賣。很覺興旺。是個往來衝衢要道。天生問那些路人。黃九娘家在那裏。連問幾個。沒人答覆。

得出。末後。走來一個鄉農。說道。你們要找黃九娘的家。由此向東。不到三四里遠。有一所大莊子。內中頂高的樓房。就是他家。這裏地名。總言涇溪。橫豎有幾十里遠。我即是那裏人。到此有點小事。你們如不着急。等我一等。帶你前去。或者請你先行。天生道。我們不在一時半刻。就等你同行罷。那人答應一聲。自去有事。果不一刻。來夥你看這人。兩脚著地。無屐印痕。此種輕功。已算造到極頂地步。紅菱一看。果然不錯。即向那人道。我們肉眼。不識賢愚。誰知好漢。有這般輕功。那人道。這算甚麼奇罕。我們村上。即三尺兒童。個個皆是如此。話言未已。前面抵一條大河。寬約十數丈。水勢潺潺。河流甚急。深不可測。河中又無船隻往來。那人走至河邊。並不停留。就在水面上一步一步的過去。天生紅菱兩人。本領原不在人之下。無如輕功未曾學過。只得運起飛行。跨過寬河。再看那人脚下。不但沒得一點水。就是鞋底。亦無些許水氣。兩人深爲嘆服。那人道。你們在此。請站一刻。待我進去通報。天生即把藍衫客的信。交伊說道。有煩老哥。改日再謝。那人說道。你我都是一家人。勿庸客氣。說着轉身進去。好多一會。那人出來。說道。我們主人有言。村中向有定例。是凡外來客人。俱要與村中老幼男女。一一比較過了。然後纔見。今因你們二位從遠方而來。加之有藍衫客

的信在此。家主人特把舊例改換一個名目。你們倘能遵行。即請依法做去。然後家主人請見。天生道貴主人什麼條程。請即說出。給我們試一試看。那人道。我家有鞦韆一架。二位站上。能蕩至天空。即請相會。天生紅菱一聽。笑答道。這有何難。煩你引路。帶我們前去。是了。那人即將他們帶至一個空大院子裏。面亭台花草。荷池假山。一應俱備。再看那架鞦韆。高有三十多丈。兩旁石柱。粗可兩人合抱。梁上繫着兩根鐵鍊。足有盆粗。鐵鍊頭子。繫在一塊大石中間。長約二丈。寬五尺。四面對方。計重無數。兩人看畢。面面相覷。暗自說道。我只以為是人家平常耍的鞦韆。誰知他造出這般大來。我看黃九娘的本領。就再好些。未必能盪到天空。大半故意設此。有心來難我們的。躊躇未決。只聽那人催促道。二位既經承認。何不站上。使一套兒。給我們衆人賞識賞識。天生想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在前我已說過這話。如今怎能翻悔。不若上去試一試。倘能盪動。庶不貽笑大方。遂挺身上前。望石上一站。兩手握著兩根盆粗的鐵繩。使出生平力量。兩脚一登。居然盪動。那塊大石。漸盪漸高。在空中往還百十次。末後盪到極頂地步。看不出人的身體。並鐵鍊長石。只見影子盪來盪去。看的衆人。無不拍手喝采。說道。算了。算了。真正名不虛傳。天生把手一鬆。從石上跳下面。不改色。帶笑說道。獻醜獻醜。望諸位包涵些。不用恥笑。紅菱道。兄已耍過。

待妹子再來。說著。卽脫去外衣。突有一人。在亭子上面。輕輕飄下。拍手大笑道。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見盪鞦韆一事。足見名稱其實。天生紅菱。齊轉身看時。見那說話的人。乃是一位少年女子。生得姿態嫣然。端莊貞靜。而眉宇間。暗帶著幾分殺氣。凜若冰霜。令人不可干犯的樣子。天生拱手說道。這裏有枝袖箭。可是女英雄的否。邊說邊在懷中取出。女子答道。此物正是我的。所謂黃九娘者。卽我是也。前日途中。冒犯虎威。祈勿掛懷。今朝駕臨敝處。待我負荆請罪。說著。將他兩人邀入亭中。裏面設有現成桌椅。殺禮坐定。天生欠身問道。前在途中。小姐用的何術。使人不得看見。黃九娘但笑不言。請教再三。黃九娘纔說明原由。要知他說的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談往事黃九娘流淚

迎師叔崩入怪飲酒

話說黃九娘對他兩人言道。並無特別的法術。不過蒙家師傳授一種回音絕技。我在這裏說話出來。宛似在前面說的一般。這裏聽不出我的聲音。其實無甚用處。不過遇見敵人。好取他的首級。天生不甚相信。疑是搪塞之詞。黃九娘卽說了幾句。真同人在遠方說的一樣。無少差異。他兩人甚是驚訝。黃九娘道。我所學的。不僅此耳。還有百鳥聲音。一鳴則十數。各有不同。天生請再試之。黃九娘更不推辭。學那百鳥齊鳴。纔一開口。真有十數有似燕子的。有似黃鶯的。有似鷓鴣的。有似子規的。鳴聲

啾啾無不酷肖。衆皆大笑。紅菱道：「昔日列國時間，孟嘗君食客三千，有雞鳴狗盜之輩。君子不取。然在愚意觀之，孟嘗君被秦所迫，若非雞鳴狗盜之輩，秦關焉得出呀？」今日女英雄得有諸般絕技，將來立功立德，正不知雞鳴狗盜之輩呢。天生道：「我等今日到府，不遠千里，一者拜候女英雄，二者懇求女英雄，賜明家嚴並呂恩官這些人。現在何處？」黃九娘正色道：「我何曾會見令尊所言問我者，乃戲言耳。實在我是不得而知，要得明白，另問他人。」天生道：「女英雄不必取笑，在下自午節端陽，失去家嚴，並呂恩官，直至如今，心中悻悻，時刻不甯，恨不一時得知消息。」黃九娘堅不承認，天生紅菱見他情真語摯，不好再問，起身辭行。黃九娘那肯放走，竭力款留他，兩人怎有心腸住下。遂謝至再，無如黃九娘決不肯從，兩人只好順從他意，請九娘父母出來相見。黃九娘頓然顏色慘淡，涕淚漣漣，兩人驚異道：「女英雄何故如此？」黃九娘拭淚道：「不瞞二位說，我父名叫黃曉，在日曾做殿廷御史，直言不諱，因奸臣邱鼎炎欺君罔上，殘害黎民，我父即上一道奏章，彈劾奸賊，不料昏君無道，偏袒邱鼎炎，說我父妄誣大臣，該當何罪，立即打下天牢。邱鼎炎那廝心懷不服，暗中差武士多人將我父全家殺盡，我所以得免於難者，係老家人黃忠帶我與兄弟黃有爲從後門逃出，不然身埋荒草矣。這事於今整有七年，我父亦身死獄中，含冤未報，因弟幼小故

耳。前往京都探奸賊踪跡。不意回至中途。見尊大人等。被熊飛虎所追。岌岌危殆。心實不忍。是以上前將熊飛虎殺退。救出衆人。問明來歷。始知你薛兄往西山打蛇。再等我到了那裏。誰知蛇已被你打死。我故將衆人帶到此地。使你自來尋找。設鞦韆者是我有心。要試你薛兄一試。令尊大人齊在後堂。兄不放心。卽請前去一會。天生又怕他是戲言。遲疑未決。黃九娘已經站起。在前領路。他們跟著走過幾重門。來至後堂。果見呂智遠曹素娟同他父親。坐在那裏閒談。一見天生。眞正悲喜交集。各話別後。衷腸衆人雖聞穆紅菱大名。却未見過。今在黃九娘家中相會。見他生得如花似朵的一位美人。又不憚辛苦。跟隨天生。在外尋訪他們下落。心中很是感激。不無說了多少客套。大家歡會一堂。更不用說。紅菱向天生道。你今心願已畢。但是我的大事。不知何日纔了。這句話。觸起長眉大仙卜卦的事來。天生道。我師當日所言。今日果然應了。你父的事。將來一定要照那句話的。早遲不等。何愁心願不了。你且耐著性子。等候爲佳。如今我同你去辦遊龍的案牘。黃九娘問道。你們說的遊龍。敢是採花賊那個遊龍嗎。天生答道。正是此人。黃九娘道。他與你們有什麼關係。要去找他呀。天生就把周太僕的女兒。及射洪縣唐克祥的夫人。被殺一事。告訴黃九娘。九娘說道。你們二位。詳細遊龍一生的事跡麼。天生紅菱回道。我們那裏得知他的來

歷。不是在射洪縣逗留。連這遊龍二字。且不曉得。黃九娘道。我估量你們是必不知道他的事跡。如其知道。萬萬不惹這件事做。紅菱道。此人怎樣。請姐姐明以告我九娘道。這遊龍祖籍山西太原府人。也是縉紳人家子弟。家資富有。屢遭匪患。他就請了一位有名教師蕭魁。在家習學槍棒拳棍。細心研究。不到二年。件件精通。竟與教師蕭魁比併。只有萬串連珠箭。不曾傳授。游龍常向教師言及。一心要學。教師也不回他。允許傳授。無如遊龍急不能待。立即就要習學。蕭魁大怒。起身辭行。遊龍見事不諧。轉然哀求。又使出些百般恭維的手段。把蕭魁不籠絡著。蕭魁好再却。便把這萬串連珠箭。悉心傳授於他。遊龍學會了這箭。一日。置酒酬謝他的師傅。乘醉殺之。人問何故。他說不肯傳授這箭。仇恨。是以殺却。遊龍自學這箭。以為天下無敵。遨遊四海。兼之好淫。不過。凡有美色女子。他必求其一度。這也罷了。事後猶絕其生命。在江湖上行走數年。無有不知遊龍二字。近來收的徒弟。各省各府各縣。無地無之。他這萬串連珠箭。始終不肯傳授他人。放出來却是利害。雖無萬串。數千誠然有之。我經過一回利害。險些兒遭他毒手。耳聞他的家業。久已凋零。現今即以剽劫為生。且萍飄靡定。你們到那裏去尋他。或者遇見。亦不能保其必勝。在我意思。何苦去尋事做呢。天生道。姐姐之言。本是無如我兩人。對周太僕唐知縣。已經承認過了。焉能

食言。黃九娘道：你們實在要去。在此三五日內。等個人來。可知遊龍消息。天生紅菱。也不知他說的那個。只得住下過了四天。突來一人。年紀約在四十開外。面如烏煤。身上穿件破衲襖。頭上戴頂壞斗笠。左脚靴著一隻草履。右脚靴著一隻壞緞靴。棍頭褲子。眼睛上的眼繭。足有豌豆大。黃膿鼻子。拖到唇下。一雙貓眼。圓溜溜的不轉珠子。手裏拿著一根二尺長的鐵桿烟袋。周身皴皮。足有寸許厚。他兩人疑是那裏來的乞丐。誰知黃九娘笑咪咪的迎接上去。嘴裏說道：我早料到師叔。在這幾天內。必定來的。果如我言。邊說邊將那人邀之室中。那人傲不爲禮。卽向上首坐定。不與衆人謙恭。一句說道：快取酒來。黃九娘吩咐家人幾句。曾不轉瞬。抬來一大甕酒。放在桌旁。捧上幾盃雞鴨魚肉。又抬來一大桶水。天生紅菱。見這般樣。茫然不解。正驚疑間。只見那人打散頭髮。放在水中。然後雙手捧起。那大甕酒。套在嘴上。咕嚕咕嚕的喝了一陣。放下。又用手取雞鴨魚肉。大吃大嚼。沒多一會。酒也喝盡。菜也吃完。那人伏在桌上。呼呼的睡去。鼾聲如雷。一股酒香。從水桶裏四溢出來。天生忍耐不住。問黃九娘道：這是誰呀。九娘道：此人姓蒯。名瑩。綽號叫做八怪。與我家師。同出廬山。餐雲道人門下。他的性情。與衆不同。生平只喜歡我一人。好飲酒。我特爲他老人家。新釀葡萄酒數十罈。來時總有兩三日。每日以一罈款待。我對你們所言。三五日內。

有人至者。卽他是也。紅菱道。這人名叫入怪。必定本領。有異人之處。黃九娘道。他老人家本不吸烟。揣此烟袋者。其實是護身兵器。天生道。用此做兵器。有甚妙用。九娘道。你不知這烟袋的利害呢。裏頭藏有七十二枝暗箭。俱係毒藥製成。與敵人廝殺起來。看這烟袋。雖然不長。舞動時。足有車篷大小。水不能入。雨不能濕。若是不能勝敵。將機關一按。七十二枝暗箭。絡繹而出。毋論射在人身何處。只要見血。頃刻而亡。縱有靈丹妙藥。亦無如何。你看歹毒不歹毒。天生道。據你所言。這桿烟袋。足可以衛身。但是他老人家。嗜酒如此。獨不怕人。乘醉暗害嗎。黃九娘道。你問的也在意料之中。上年我亦慮此。不却未有多日。在我這里吃的醺醺太醉。適值來了一夥強盜。都是江湖上有名的人。我就有些着慌。怕他老人家要吃虧苦。我卽左遮右擋。終是寡不敵衆。走脫兩個。闖至他身邊。舉起刀槍亂戳。殺了一會。我只以爲這人定然結果。要到森羅殿上去算帳。誰知跑來看時。依舊呼的睡著。刀槍不能奈何他。來的幾個人。見不能取勝。倒反垂頭喪氣的而去。被我追殺一陣。其後他醒了。我問何以刀槍不入。他說道。每逢醉後。周身運氣。自然然而。躡遍較之醒時的運氣。尤勝數倍。卽如水火。亦不能侵害他分毫的。天生不甚相信。說道。世上那有這般人。姐姐說的未免太過。黃九娘發急道。你不信相。當面試驗罷了。天生道。設或一劍下去。把他害

死那不是無辜麼。就是你姐姐對我無話可說。問我居心。却也不忍。黃九娘道。惟你害怕他殺死。待我來試一試。說著。就把天生的劍取在手中。向蒯瑩的頸項刺下。誰知軟如棉花。陷下有四五寸深。望上一提。依舊如故。連點傷痕。也看不出。天生紅菱覺得詫異。隨時接過那劍。仍在他的頸項刺了一劍。說來却又奇怪。不但不軟。於綿而堅。硬竟如鐵錚錚。有聲恍如金石。連刺數劍。俱是這般。紅菱也不放心。他亦舉起手中劍。在蒯瑩身上亂砍亂截。有十幾下。將那件破衲襖。到刺得大洞小窟窿。身上不曾戳破一些。紅菱笑道。怪道綽號叫做入怪。舉出這些怪本領。焉得人。不呼他爲怪。天生道。內功運氣。我們已經試過。誠如姐姐之言。但是水火。尙不明白。我先來小試其端。說畢。取了幾束乾柴。將蒯瑩安置上面。放起烈火。燒得赤烘烘的。欲知蒯瑩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參慧上人甜言蜜語

準提禪院虎穴龍潭

話說蒯瑩身在乾柴烈火上面。正燒得赤烘烘的。突然一骨碌爬起。坐在火裏。說道。誰用這些火把我燒得。渾身發癢。邊說邊用雙手。在週身亂搔亂摸。也不起身。一件破衲襖。已成灰燼。還是黃九娘。伸手把他拉起。笑說道。你老人家。真不怕火麼。蒯瑩道。你放火燒我。又伸手拉我。這却何故。黃九娘道。此是荒村大俠所爲。非姪女放的。

火。崩瑩睜著灼灼的兩眼，問道：誰是荒村大俠？黃九娘指著薛天生說道：這位就是。西山千年老蟒被他殺掉，你老人家未曾聞見麼？崩瑩笑道：原來是他。天生搶上一步，躬身對崩瑩道：適纔聽黃女英雄言及你老人家各種本領，小子不信，故胆敢取柴火一試，冒犯罪深，還祈曲恕，說罷，雙膝跪下。以晚生之禮相見，接著紅菱上來，亦跪倒在地，口裏尊聲老師叔。崩瑩道：何其多也！我與你們素不相識，這般卑躬屈膝，教我實不敢當。快點起來，休要折壞了我。讓我多過幾年。黃九娘在旁亦替他對答。崩瑩點頭道：你們兩人算得後生可畏，將來定要獨步一時。我老崩步你們後塵罷。言畢，一手拉起一個，令大家坐下。而曹素絹、呂智遠等人亦一一相會，各敘生平。崩瑩說道：怎麼這般湊巧？大家會聚於此？黃九娘道：薛好漢與這位穆妹妹去訪遊龍，被我留下來的，因為遊龍這人萍踪無定，不易尋找，諒你老人家總要曉得他的行跡，望乞賜教。崩瑩搖頭道：誰曉得呀？我也不與他同居一處，怎得而知？黃九娘道：何必推辭？告訴我也沒甚關係。他二位不過抱的行俠宗旨，願替世界上掃除一切不平事故。你老人家平昔到也抱著許多熱忱，常對我說：要除這不惡賊。今日他們兩人替你的手續，還不好麼？單怕天生紅菱與他是一道，告訴了有無限壞處呢。崩瑩不出一聲，兩眼烏溜烏溜的朝大家望著。天生道：小子雖有此心，若不經你老人家

指教。則不敢去。蒯瑩仍是不發一言。半晌纔說道。聞得下月十六。是他的生辰。在高家廟大設壽筵。他的徒子徒孫。齊去祝壽。更不待言。還有海內的一班豬羣狗黨。早已約會定歸。臨期是必到的。你們要去訪他。最好乘此時間。未有不遇。天生道高家廟是在關內關外呀。蒯瑩道。是在關內地。雖不大。到很有名。至那里一問。無有不知。這個地點。黃九娘道。據這樣看來。二位不去的爲妙。天生道。不去怎樣。黃九娘道。遊龍一人。已是非常利害。再加他的徒子徒孫。海內一班強盜。縱不盈千累萬。數百人。總要有的單你兩人前去。但不能保其必勝。且恐有意外之虞。天生怒道。大丈夫生有何懼。死有何懼。而數與命。皆委之於天。派我死在他的手裏。即遠走天涯。亦不能免。我若畏難怕死。到不承認周太僕了。就穆妹妹不去。我姓薛的單身前往。亦所不辭。紅菱道。你既不怕。難得我怕死嗎。對周太僕承認。這事也非僅你一人。要去同去。蒯瑩冷笑道。我聽你們所說之言。誠不愧爲荒村大俠名目。此去倘再將遊龍除掉。則名揚天下。連我亦當拜倒於地。天生道。小姪此行。若不勝利。誓不回頭。又向黃九娘道。小弟此去。有一事相託。不知姐姐能否答應。黃九娘道。無論何事。作愚姐的無不承認。即請說來。天生道。小弟此去。未卜吉凶。又不知幾時方回。惟我父與呂恩公。無處羈身。想請仍在府上。暫住幾時。待弟回來。再行補報。黃九娘道。這點小事。何

用你說請放心前去。不必掛念。却說呂智遠。曹素娟。同他父親。聽見蒯瑩這話。再三阻擋。不許進行。無如天生。其志已決。那里阻擋得住。便同紅菱收拾起程。黃九娘送至數十里外纔回。而天生紅菱。離了涇溪。取路向高家廟進發。行到江陵集。西風瑟瑟。冷氣侵人。大有嚴冬氣象。紅菱道。此刻猶在秋冷。怎麼這般寒冷。天生道。西漢文上。不是曾說過的。糜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此後我們向北。越去越冷。到了高家廟時。正不知怎樣冷呢。說話間。忽聞有人。在他們背後言道。小姐鞋尖足小。如此長途。怎好行動。何不到小庵暫住一宵。明天再走。眼看夕陽西下。捨此則無莊村。天寒露冷。不能野宿的。他兩人回首看時。乃是一位七十餘歲的老和尚。中等身材。鬚長過胸。容貌豐滿。精神不減少年。走起路來。亦很雄壯。頭上戴的高頂禮帽。身穿一件灰色布袍。腿上套著高裝白襪。脚穿一雙草履。兩手摺着百八。看他樣子。真是禪榻低眉。端莊誠敬。天生笑答道。承蒙惠愛。感德良殷。爭奈我們急欲行路。恕不到寶刹拜候。那和尚道。我們出家人。以慈悲爲路。方便爲門。此地再向前去。俱是深山窮谷。歹人匿伏其中。時常出沒。附近無半個莊村。老僧因你們俱係少年。恐悞入深山。爲歹人所執。紅菱道。既是如此。那末就到寶刹。打擾一宿罷。天生疑惑紅菱走路疲困。要借這里休息。便順從他的意思。跟著老和尚行去。走不多遠。卽抵廟門。上有敕建。

準提禪院。六個金字。一步跨進。中間供著一尊韋馱站像。兩旁是十八尊羅漢。金身都有丈六。像貌各有不同。院子裏。上下有參天古柏兩株。牘陰匝地。鳥聲啾啾。正殿上供著一尊大肚彌陀佛。東西兩山。是天神天將。後殿是玉皇閣。側旁亦有配像。再向後進走去。內裏神像繁多。不及備述。由前向後。二面廂房約計一百餘間。每道天井。俱栽植花卉。天雖寒冷。而傲霜秋菊。猶是亭亭獨立。冷豔芬芳。真是合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兩句唐詩。未後老和尚。將他兩人。帶到禪室裏。坐定看那陳設古玩。都是周銅漢鼎。名人字畫。收拾非常清潔。早有道人。捧上兩盃香茗。天生問道。請教老和尚。上下和尚。回道。老僧法名參慧。在本陀住持。數十餘年。專以行善爲本。尚未請教施主尊姓大名。這位小姐。與施主是何名稱。天生答以義妹。又把名姓對他說。知參慧笑道。原來是異性兄妹。幸而老僧先問一句。不然。只設一床榻了。既是這般。還須分開兩室呢。天生道。承蒙大和尚多情。實深感戴。嘴說之間。殿上一聲磬响。各屋的和尚。齊披著袈裟。向佛殿上去。足有二三百名。大小老幼不等。參慧吩咐道人道。你該到廚房。將素菜捧來。給男菩薩女菩薩吃。男女客堂裏。各設床榻一張。早些收拾齊備。他們是過客。很吃辛苦。早些安寢。明天還要趕路。又對天生說道。時間不早。老僧要上晚殿。恕不奉陪。天生與他謙恭幾句。看著參慧穿好袈裟。亦往佛殿

上去。這裏道人謹遵老和尚之言，捧來幾盃素菜，並麥飯兩碗，擺設桌上。說聲請。天生紅菱，便不推托，就各坐一面，吃完素齋。道人先把紅菱帶至女客堂內，然後又把薛天生送到男客堂居住。牀帳被褥，几席桌椅，無不精美。天生道：老和尚真正講究。道人答道：非也。此皆因為來去過客，而設分上中下三等招待。這些牀帳被褥，是乃上等、中等、次之、下等，又次之。天生聽畢，嘖嘖讚道：老和尚却然是個好人。待我們如此，覺得愧慚得很。道人道：不要客氣，且安息吧。南來北往，我們廟中都是這樣的。說著，抽身出去。天生關好了房門，坐上一會，有些疲倦，按下燈頭，和衣倒在床上，朦朧睡去。一覺尚未醒來，聽見外面叮叮噹噹刀聲、劍聲、喊殺聲，不一而足。天生明知不妙，隨即一骨碌爬起，睜開睡眼，燈已熄了，不辨東西，摸了一回，不知門在何處，又聽見一聲半句，好像是紅菱聲音，心裏格外著急，在內喊人開門，連叫數聲，沒人答應。恨道：中了這老賊禿的奸計。若是我一經出去，定將那廝揮成八段。邊說邊在牆上慢慢的細摸，不却猛然一聲响，上面落下一物，直打在他的頭上，重有千鈞。他立即提起運氣，頂著那物，伸手一摸，很長很大。雖然頂著，猶覺沉沉下垂。天生自言自語道：估量這物，大半是千斤閘等類，埋伏機關，想害人的。不料今天遇見我姓薛的，還可以抵得著。若換一人，早成齏粉，但不知我紅菱妹妹現在外面，勝敗如何。說話

間。已不聽見外面廝殺。寂寂無聲。仔細聽之。一些聞不出來。驚訝道。敢是他們又到別處去戰麼。這真教我悶葫蘆似的。在此好不難過。心想把頭頂上的那物去掉。誰知用了無窮的力氣。竟如嵌在頭上一樣。腰又彎不下來。就直挺挺的站著。左摸右摸。莫名其故。無可奈何。只好站在那裏。動又不好動一下。逆料時光。總在午刻左右。腹中時或一鳴。有點飢餓。這時也顧不得死活。早把生命置之度外。兩目緊閉。惟把運氣提足。完全灌在頭頂。心中細想脫身之計。正在思前想後。忽然頭頂輕若無物。用手摸時。那物不知去向。身亦鬆動了。驚疑未定。屋內明白如晝。一人破屋直入。要知來的這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假虎當門紅菱止步

鐵牛攔路天生倒拉

話說薛天生單身在黑屋裏面。驚疑未定。突有一人破扉直入。到把天生嚇得一跳。連忙掣劍在手。等候廝殺。抬頭一看。乃是紅菱。周身血跡模糊。只有一副烏溜溜的眼睛。不轉珠子望人。天生道。你怎麼這般壞像。紅菱一手將他拉著。說道。還不跟我出去。此是談話之所嗎。於是兩人手牽著手。一同出了那屋。但見院子中屍橫遍地。血流成河。橫豎顛倒。慘不忍睹。紅菱仍向前行。天生道。到抵你往那裏。紅菱道。找個賊禿問明。他這廟中。共有幾處害人機關。預備把他毀了。免得將來遺患。一邊說。一

邊走。過了幾處。不見有人。停住脚步。站在簷前。四面觀望。那正殿中間。供的一尊大肚彌陀佛。瞥然晃動起來。天生低聲說道。這裏必有埋伏。紅菱點頭稱是。兩人卽把身子一扭。躡上正殿。有個三十來歲短鬚賊禿。從佛座底下躡出。見他兩人。站在二面。將身子一縮。那座彌陀佛。金身幌動。又到了原位地點。紅菱笑道。你看這賊禿。費盡多少心思。造成這種埋伏。天生伸手。扶着佛身。推了一下。絲毫不動。不覺性起。怒道。此身不過泥與木耳。安能擋我。說著。雙手猛力一扳。又用脚踢上幾踢。那位金身佛像。分成十七八塊。座下有個圓洞。黑越越的。深不見底。紅菱道。我看這廟中賊禿。必定都在這洞裏。對面不見。恐有暗器。怎麼下去。天生道。這怕什麼。他能出進。我就不能走嗎。紅菱道。非也。賊人是個熟徑。怎麼不好行走。你我要進這洞。須想善處之方纔好。天生不聽。挺身直入。未有三四步遠。咕咚一聲。陷入無底洞中。紅菱站在上方。面曉得天生中了賊計。急得兩手亂搓。無法可想。復又轉身。到各處去探尋賊踪。前前後後已經走過。那里有人。末後見一間矮屋。東倒西欹。雙扉虛掩。推開二看。空若無物。只有梁上懸著一口銅鐘。紅菱自忖道。看這口若大的鐘。放在這裏何用。既然上面灰塵布滿。爲何口邊周圍磨得雪亮。恐怕其中又有詭計。便一步跨進。脚纔著地。不隄防那鐘已從上面直罩下來。再想退時。那裏還來得及。把他罩在裏面。兩脚

底下忽又動起。紅菱曉得下面還有機關。定一會神。心中絲毫不亂。看賊禿如何舉動。嘴說之聞。果然被他料著。身子一幌。似乎身在半空。不好用力。伸手摸時。有兩根軟索。兜著他的半腰。將欲拔劍來割。突然冒出幾人。帶著燈火。各執槍刀。對著紅菱亂砍亂戳。紅菱不慌不忙。砍斷了腰間軟索。落在地上。與賊禿廝殺。爭奈身在鏗裏。展轉維艱。這個時光。不得不把生平學的技術。盡行使出。一聲大喝。舞動手中寶劍。殺上前去。雖有幾名賊禿。請教看官。那能敵得住他的英勇。一連被他殺死五六名。其餘的人。見勢不佳。料難取勝。一個個抽身便跑。紅菱那裏肯捨。直從地道中追去。有個跑得慢些。被他一把扭著。舉起寶劍。架在那人頸項。喝道。我有個同伴。適纔中了你們賊計。陷入地道中。現在什麼地方。快快說來。免汝一死。那人回道。我不知道。就把我殺掉。也是枉然。紅菱道。你既不知。却也怪不得你。但是這條地道中。通那幾處。有什麼人把守。機關共有多少。你派了然。那人仍回不知。紅菱大怒。用劍便砍。那人嚇得魂不附體。連說道。請高抬貴手。我便帶你去罷。紅菱本是個細心人。惟恐受他套騙。緊緊貼在那人身邊。一步不離。走未多遠。迎面站著一隻吊睛白額猛虎。張牙舞爪。就像撲來的樣子。紅菱大吃一驚。停住脚步。不敢進前。那人道。此非真虎。乃是假的。紅菱問道。設這假的何故。那人道。你看便知。說著。已到假虎身旁。一手伸

進虎口將假虎的舌頭。向左一扭。那虎忽然騰在半空。身後現出一門。兩人由此進去。左邊張著紅燈。右邊張著綠燈。紅菱道。這紅綠燈。是何用意。那人道。你不看見我走的路麼。紅燈那邊牆上地下。處處都是暗器。一不留神。卽有性命之虞。這邊沒得埋伏。先前紅綠燈俱未有。因爲我們同類。常常悞觸機關。死的不少。後來老和尚特設此燈。以誌分別。邊說邊往前行。抵到一處。有兩扇黑漆板門。緊緊閉著。門上嵌著兩個象鼻。那人先在上首象鼻。扭了幾扭。後在下首象鼻。又扭了幾下。依然關著。紅菱道。這做什麼。那人道。機關就在這象鼻上。如今我依法扭過。仍是不開。未知內中有甚原故。正說之間。只聽內裏喊殺連天。有萬馬奔騰之狀。紅菱料是天生在內。與一班賊禿廝殺。爭奈身在門外。不得進去。問那人道。捨此另有別路可通麼。那人道。只此一處。旁的不通。言未畢。而殺聲較前漸近。紅菱不問長短。執著那劍。在門上亂砍一陣。他這枝箭。原來是長眉大仙。賜給天生。後因兩下結婚。互相掉換。斬釘截鐵。無不應手而落。請教這兩扇板門。經來住他的劍一砍嗎。早分成一塊一塊。乘此走進。誰知一隻鐵牛。上阻上下阻下。擋著去路。不好前行。估量那牛。正不知有幾千萬斤。推也不退。牽又不行。弄得他進退兩難。復問那人道。此牛機關。在甚地方。那人道。要得進退轉彎抹角。全在牛尾。現今牛頭在此。怎好移動。兩人呆呆的站著。尋思無

計。忽見那隻鐵牛，直向後退。聲如雷鳴。紅菱跟著他走。約一箭遠近。那牛停著。傍邊生出一條叉路。紅菱將待轉彎。有一人兇兇而至。疑是賊禿。再細看時。來的那人。就是天生。紅菱大喜。開口問道。內裏尚有幾多賊人。天生答道。盡殺之矣。雖有一二俱係老弱不足為患。紅菱道。自你陷入地道。把我急煞四處找尋門徑。不得而入。末後我又陷在鐘裏。來許多賊禿。被我殺死數名。這一個未逃得掉。將他留著。做個引路的好容易。走到這裏。得見你面。真正教我喜之不竭。但是你陷下去時。未遭賊禿的毒手麼。天生道。怎麼未有。我陷入洞後。好像個大毬。緊緊把我抱著。周身不得動彈。雖用盡生平力氣。只是掙扎不開。猶加悶人。未有片刻。覺得煖烘烘的。熱氣燙人。異常難受。只說一班賊禿。將我放在釜中。用水煮的。誰知那毬。冒裏冒失的炸開。烈火望上一湧。我就趁此火氣。跳出火坑。回頭看時。一盆烈火。已將那毬燒毀。却不曉得那毬。是怎樣辦。叫什麼名目。我算九死一生。如今想起來。心裏猶突突亂跳。紅菱問那人道。你是裏面的人。當知這毬的名目。那人回道。此為雷火毬。其實內中。是一股氣。當日老和尚。費却百般心思。纔造成這毬。人落在毬內。即有九牛二虎之力。拔山扛鼎之能。亦無能為。然後將這雷火毬。移置火盆上面。不需片刻。毬氣與火氣相接。立刻炸開。人縱不被氣炸死。也就被火燒死。你今得免於難。真是微幸萬一。紅菱又

問天生道。你脫險之後。怎麼辦理。天生道。有無數僧人。俱執着器械。一齊擁將上來。與我廝殺。未有幾個回合。把他殺得淨光。只是不知那個老禿驢。躲在什麼地方。找了數處。猶未尋覓得到。紅菱道。那個老賊嗎。被我殺敗。早已逃走他方。如今不在這裏。天生道。你是幾時與他廝殺的。紅菱道。我的事。你不知。險些被老賊禿污辱。不是我存點細心。竟不得免。天生道。你且把遇險的事。說給我聽。免得我悶葫蘆相似。紅菱眼眶一紅。低聲說道。我進了女客堂內。並不會睡。吹息了燈。坐在床上。凝神斂息。約有三個時辰。正在陰陽調洽。水火既濟的時光。突如其來。一既將我摟住。叫聲小娘子。你生得好美呀。今宵伴我同宿吧。我被他嚇了一跳。細聽聲音。絕似日間那個參慧老賊。我便回道。老和尚。你們是佛門弟子。以修行爲本。當知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而我穆紅菱也。非路柳牆花可比。你休妄想。趕緊打斷這念頭。免傷和氣。那老賊兇心未死。不肯聽我的話。死命歪纏。真正把我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不得不顯出些本領。給他瞧瞧。當時就使個金蟬脫殼的勢子。纔得脫却。誰知他不識進退。仍然出言不遜。任意放肆。我就拔出寶劍。對他直刺。老賊禿卽以手中器械相還。兩下裏戰有幾個來回。爭奈房中黑暗。不好廝殺。加之又是地方生疎。腳下一物。將我絆倒。老賊禿使個蜻蜓點水的勢子。對我心窩直來。我曉得不妙。就地一滾。還他

個秋風掃葉。老賊被我一腿打倒。喊聲哎呀。本想趁此上去一劍結果了他。不料一聲呼哨。房門大開。由外面擁進若干賊禿。我不敢戀劍。恐中奸計。隨即躡出來。到天井。他們也就隨後追至。團團圍着。這時我也不怕。大展威風。前遮後擋。上下翻弄。盡興廝殺。不到頃刻工夫。賊禿被殺殆盡。參慧那廝。舉起禪杖。與我又鬪數十合。被我一劍砍掉左耳。因此逃走。我趕到百里外。見他其疾如飛。追趕不上。又不知你怎樣故急急回來。到你那邊。見屋門窗戶都關得緊緊。逆料其中凶多吉少。正想開那屋門。瞥見牆上嵌着一個拳頭。知是什麼機關。隨手一轉。不却把你救出。將說到此。那隻鐵牛。耳眼鼻嘴。七竅中一陣陣的黑烟噴出。天生道。我們趕快躲避。遲必不及。話猶未已。一聲响。鐵牛腹中。火雷暴發。如山岳崩頽。天翻地覆。要知天生紅菱兩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包氏求神幾污白壁

費福下信被打身傷

話說天生紅菱兩人。正談裏面各種事情。陡見鐵牛眼耳鼻舌。七竅中的黑烟。一陣陣噴出。天生叫聲不好。拉着紅菱便想逃生。不却火已暴發。一聲响。震得天崩地塌。將天生紅菱炸死過去。他們倆昏昏沉沉。却也不知死活。等於睡着一樣。忽聞有人。在他們耳畔喊道。爾等還不醒來。睡着做什麼。兩人急睜開眼。看見師傅站在身

旁連忙爬起。誰知頭暈眼花。動彈不得。驚疑道。這是什麼原故呀。長眉大仙手指道。爾等做的事。怎麼忘却。不看見這裏的情形嗎。二人四面一看。見頽垣破壁。不計其數。心裏疑惑。未識是何地方。將待要問。猛然想起上項事。說道。哎呀。我們是在準提院中的。那隻鐵牛。火藥暴發。我們未逃得了。以致如此。怎麼鐵牛影形一些未有。師傅又是幾時到此。長眉大仙道。我往天竺國朝拜長真老人。路經此地。見下面殺氣冲天。擋著我的去路。按落雲頭。看是誰人。不料你們俱在這裏。要遭雷火之劫。欲待救援。已來不及。只得將拂塵。望西邊拂去。阻著暴火。不然。爾等已屍骨無存。還能在此與我見面嗎。說著。伸出雙手。在他們兩太陽穴。撫按一回。覺得骨軟筋甦。丹田火暖。而頭部尤覺清新。非復先前昏昏沉沉。兩人霍然而起。叩謝師傅搭救之恩。並問老賊參慧何往。求師傅指示明白。前去捉拿。以洩忿恨。長眉大仙道。此人氣數未盡。惡運未終。你們不可逆天行事。將來他一經數盡。自然飛入網中。逃走不了。何用在費心機。徒勞力氣。大可將此院中一切事務。做完罷了。我行程在急。不克久留。說罷。舉起拂塵。望空中招上幾招。來了一隻獨角獸。長眉大仙跨上。冉冉而去。這裏他們兩人。看身旁睡的那個賊禿。身如冷冰。直挺挺的。無一些氣息。紅菱道。適纔師傅關照我們。將這裏事做完。我看內中。仍有什麼說項。天生道。好在這會沒阻滯。

我與你細細搜索。或者有人陷在賊窟。這也未可逆料。紅菱點頭稱是。於是兩人聯在一處。在地道中跑來跑去。找不出什麼。賊禿死的死了。逃的逃了。祇有他們在內。但覺冷風瑟瑟。陰氣襲人。還有一股腥羶氣味。紅菱道。找到這會。一些未有。何不去。天生不答。站在那裏。呆呆的出神。紅菱道。你看什麼。天生好像聽見有人哭的聲音。細細聽去。却又聽不出來。紅菱道。這個裏面。不知害死無數的人。在我看來。一定是那些怨鬼。死得好苦。陰靈不散。怎不悲悲切切的號泣。天生道。現又哭了。你聽聽看。這不是怨鬼的聲音。紅菱留神細聽。果然是個女子哭的。便輕移蓮步。尾著那聲音前進。走至一面牆根。如同哭聲在這底下。向天生說道。此又是一處機關。在你怎樣辦呢。天生道。我也是這般想。但不知從何出入。望了好多時。看不出他的破綻。任我性子。就將這坐牆搗倒纔好。說著即想動手。脫去身上衣服。偏巧旁邊板壁上。有個鐵鉤。隨手向上一掛。不提防那座牆兒。跳起三尺多高。他兩人以為牆倒下來。嚇了一跳。將待要跑。有個人影子。在牆根一閃。立即消滅。他們料定其中有異。飛奔上前。見那座牆。乃是木頭造的。並非磚石。離開原處。位置約有五六尺遠。下面一個方洞。鋪好一層一層的階台。兩人這時。胆也壯了。聯袂而行。走至路盡處。上首有間船屋。屋內坐著個婦人。年紀不到二十歲。生得姿容絕俗。宛如幽蘭。生在深谷中。另有

一種態度。與桃李姿質。大有霄壤之別。敬在案上。嚶嚶的啜泣。淚痕滿臉。煞是可憐。紅菱上前問道。你在這裡哭什麼。那婦人答道。我因丈夫病在牀第。彌留數月。醫藥無效。僅存一息。聞人傳說。準提禪院。仙方很靈。神籤很驗。故領著奴僕。齋戒來此。虔禱上神。保佑我丈夫病愈。自願重修廟宇。佛像裝金。燃燭焚香。拜跪蒲團上面。不意將才跪下。那蒲團陡然懸在半空。轉了幾轉。頭暈眼花。其後到了一處。有個老和尚。常常與我嚕哩嚕噠。不瞞你說。我是尚書之女。翰苑之妻。怎肯失身於賊。禿有他的餘黨。曾經勸我數次。是我抵死不從。他故將我羈在這裡。不放出去。我已拚著一死。則是我的丈夫。死生未卜。心中念念難忘。跟來的奴僕。現又不怎樣。轉向你們。因何落他的圈套。陷在這裡。有幾何時。紅菱道。將纔我看見有個和尚。在上面下來。怎麼一閃不見。那婦人道。就是來勸我的。在你們未來之先。他已出去。紅菱道。你既是尚書之女。翰苑之妻。兼之年少婦人。豈不曉得庵觀寺院。非少女幼婦所宜到的嗎。俗語有云。和尚是色中賊。鬼誰能戒除。色慾。抱定空門的宗旨。我還問你。是那里人。氏娘。婆二家。姓甚名誰。那婦人道。我父姓費。名德修。曾做過內閣尚書。住在桃林。丈夫姓包。名繡文。是新科翰林。家住豐儀。兩下相隔。不到三十里路。而豐儀到此。只得一二里遠。翁姑早逝。無伯叔兄弟姊妹。用的小使。亦屬不多。所以到此燒香。只帶了一

名奴僕。致遭此禍。紅菱對天生道。我在這里守著。你在把那賊禿找一找看。天生答應去了。好多一會。跑來說道。都已尋到。不曾找著。未識又從何處逃走。紅菱道。在我看來。這院中的機關地道。一時難得清楚。好不過將他送回家去。等那事辦過之後。順來此地。看其如何。天生點頭道。所言甚是。即依你的話吧。於是一齊帶著那婦人。從船室出來。尾著原路。彎彎曲曲。走出廟門。取路直向豐儀。行至中途。那婦人便問他們來歷。紅菱道。不索人謝。不留姓名。休要多問。那婦人仍是絮絮叨叨。問個不了。他們那那肯說。談了些閒話。不知不覺的。已到包家門首。那婦人讓他們前行。同至內宅。幾個家丁。看見家主母憑空的回家。真是喜出望外。無不拍手歡迎。迎將上來。這時費尙書等。因為女兒不知去向。早到包家探聽。並著多人。往各方尋找。聽見這話。亦跑出來。彼此相見。悲喜交加。恍如做夢的一般。而包夫人進了屋中。先問丈夫病勢如何。而包繡文病雖沉重。自失去夫人之後。幸未加添。今日夫妻相會。不啻破鏡重圓。當有無限感慨。說不出別後無限相思苦惱。兩人相對。黯然魂銷。費尙書從旁勸道。今日骨肉團圓。算是天大喜事。又何必這般淒淒楚楚。到是姑娘在外。如許天數。是在何處。把我們愁煞。跟你去的人。現在那裏。今朝同來的是誰。說些出來。好給大家聽聽。包夫人本是愁腸萬觔。再經他父親費老尙書一題。却是一肚皮的苦。

楚。湧上心頭。不但不能數說。竟號啕大哭。淚如湧泉。在旁人等。見他這樣傷心。不知其中原因。真夠是一丈二尺高的和尚。摸不著頭高頭低。反連累衆人也。落下無窮眼淚。停許多時。大家纔勸止住他。低著頭一言不發。那些家丁。你一言。我一句。妄揣妄度。天生性急。便耐不著。將包夫人對他們所說之話。及他們在廟內廝殺等情。一一復對衆人說個不了。費尙書遲疑道。準提禪院的住持。是參慧和尚。道行很高的。四方遠近。有口皆碑。此皆衆人所知。他那有這會事呀。紅菱冷笑道。老尙書不信。然則是我們誣害他的嗎。準提院中證據俱在。老尙書或問令媛。或者親往院中一看。便知費尙書聽他說得言真語確。不能再說不是。相信無疑。說道。誰人料這老賊。面目無法紀。有此種行爲。真是膽大如天。良心喪盡。有人放他過身。老夫偏容不得他。說著提在手。順便取一張紙。歪歪斜斜。寫了數行。摺疊封好。交把長隨費福。送到鳳來縣去。長隨怎敢怠慢。將寫的收在身邊。跑到鳳來縣衙。仗恃是費府的人。也不教門上通報。挺身直入守門衙役。跑來擋著。喝道。你是誰人。膽敢擅闖公堂。費福那里睬他。聲也不答。仍向前行。衙役大怒。跑上前去。將手中的紅漆棍兒。對著費福就打。嘴裏猶罵道。狗娘養的。快滾出去。費福因他邊打邊罵。這種氣悶。那能吃得下去。揮動拳頭。與那守門的扭做一聲。打得落花流水。一片聲喧。早驚動知縣杜琛。著人外

來探問。未有頃刻。只見三個推兩個拉。一班差役。擁著個人。帶到後堂。杜知縣忙問甚事。衆衙役見問。不說是硬闖公堂。誣賴他是行刺。身帶利刃。其心莫測。現有證據在此。請大老爺究辦。杜知縣朝費福一望。頭破血流。身上衣服。撕得牠一片掛一片。不成人形。開口向他問道。你怎麼身帶凶器。直闖公堂。意將何爲。快把眞名實姓據情報來。免得皮膚受刑。長隨被這頓痛打。氣忿不過。見他動問。越加生氣。那里肯把眞情報出。只回道。不必問我。你就照行刺的罪辦罷。他這句話。本是忿激之詞。而杜知縣當爲眞實。卽命稿案替他落了口供。吩咐帶下。容後再問。衙役答應一聲。七手八脚。齊來動手。費福道。我今聽你們擺佈好了。到那時光。看你這些狗娘養的。怎得過身。他說這幾句。已被杜知縣聽見。隨令帶回。重行復問。要知以後。費福肯否說出實話。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七回 盜埋死屍假山石下

強搶賢婦鳳來縣中

話說杜知縣聽見費福說出。到那時光。看你這些狗娘養的。怎得過身。曉得話裏有話。急令帶回。復行問道。究竟你是誰呀。長隨兩目一閉。任他問長問短。不答一句。杜知縣不敢動怒。在堂上走到他的身邊。臉上和顏悅色。低聲下氣。慢慢的問他。又用若干哄騙言語。費福纔在身邊。將那封書取出。杜知縣不知是誰的書信。伸手接過。

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獻之老父台鈞鑒。前日小婿包翰苑繡文病重。小女白華齋戒修身。率領奴僕一名。往準提禪院禱聖祈靈。冀其默佑。而令病者脫離災厄。不幸一去不回。主僕杳無消息。在老父台前業已報告在案。並祈代探著落。不料昨日小女偕同男俠薛天生。女俠穆紅菱回歸。詢其由來。始悉被準提禪院住持參慧和尚。羈在暗室。強欲胡行。幸遇男俠薛天生。女俠穆紅菱救護。纔得保其白璧無瑕。脫離虎穴。然元兇參慧。逃出法網。遠走他鄉。僕念光天化日之下。貴縣境內。何得容此貔貅。致少婦幼女。貽害無窮。素仰貴縣有子賤之才。鳴琴而治。懷安仁之德。一縣皆花。斷不令參慧遺誅。羣兇漏網。伏乞星羅旗布。早將此賊拏獲。梟首法辦。以重國律。而振風化。謹此上呈。不勝虔切之至。

寅弟費德修謹上

杜知縣看罷來信。頓然變色道。這却怎麼辦呢。一連說上幾句。繼又向費福說道。他們不知台駕。是費老大人尊紀。諸多冒犯。還望高抬貴手。一切不是。有本縣歸罪。說著。請到後堂相坐。吩咐獻茶。一面安排酒席招待。又把他的表弟花百魁請來相陪。自己坐在下位。親自酒壺斟酒。這時長隨費福氣雖消去一半。然受傷太重。覺得坐臥不安。杜知縣將他留在署中。休息靜養。指望等他傷好。送回費府。順便認個不是。

也就可以了結。誰知過一宿。到得第二天早晨。費福竟嗚呼哀哉。僵臥床上。杜知縣聞得這種消息。惟有兩脚亂頓。嘴裏說道。這就不了。我的前程還能保得著嗎。邊說邊跑。至表弟花百魁那裏。告其所以。却說杜琛這人。原籍甯河人氏。是個一榜出身。性懦弱。無果斷。才任鳳來知縣。一切政務。大半出於表弟花百魁之手。而花百魁。字江梅。爲人生性狡猾。計出百端。所以杜琛以他爲泰山之靠。那天署中。出了費福這件禍事。杜琛卽來與花百魁商議。如何處置。花百魁眉頭皺了兩皺。想了半會。說道。有了。我看花廳後面。有坐假山。是千古不移動之物。最妙將來者屍首掩埋其下。再曉諭衆差役。滅跡銷聲。倘若費府來問。回個不知。他不能硬栽。你是曉得杜琛道。這也用得。但是準提禪院。參慧一事。怎麼了結呢。花百魁笑道。兄休過慮。到那時光。弟自有計退之。杜琛道。你用什麼計退他。何不說出給我聽聽。也教我放二分心。花百魁扭著幾莖鼠鬚。但笑不言。杜琛發急道。你眞要把人急煞。好兄弟。你說出來。如果不錯。我就要大大感你恩情。永遠不忘。一定要重重酬謝的。花百魁道。他既是尙書之女。翰苑之妻。奈何輕身。自入寺院。這不是魚游獺穴。鼠入貓窩。送肉上案麼。再者薛天生這人。是個國犯。各府州縣早有通緝公事。兄豈忘之嗎。今日費尙書。既是提起這人。顯係與薛天生同黨無疑。他雖是個尙書。已經退職多年。兄的官職雖小。在

本桑梓之邦。權在兄手。怕的何來。卽費尙書親自到此。我總有話回答。杜琛平素。本係親信他的。今見花百魁說得如流似水。甚爲欽佩。他有見有謝。就令差役數名。將費福的屍屍。埋在假山石下。正是人不知。鬼不覺。隔了數日。費尙書果然著人來問。杜知縣依花百魁之言。回了幾句。來人無奈。只得回頭覆命。費尙書驚疑道。這又教我不解了。鳳來離此。不過七八十里路程。怎麼去有幾天。杳無消息。敢是又遇見賊人嗎。復行派人到各處去尋。尋好多天。俱回稟報。形影俱無。費尙書越加疑惑。特地親自來見杜琛。請他捉拿惡賊參慧。封閉院門。是凡庵觀寺院僧道。一律驅逐出境。並問幾日交人。順請代探費福下落。杜琛答道。老尙書命令卑職。安敢不遵。自當押令各班。嚴加拿獲。但是要限日期。卑職實不敢從命。費德修怒道。縣內容納。這般多的歹人。有傷風化。你爲一縣之宰。不能肅清境內。各將安歸。杜琛道。老尙書責備卑職。其言甚是。然卑職蒞臨是邑。甫及一年。而參慧這賊。住持準提禪院。據聞歷有年所。豈無犯法之事。以上縣官。何不去辦的呢。再者老尙書的令嫗。是千金小姐。貴人之妻。何得輕身入此是非境地。自討羞辱。今日老尙書不加自責。強行壓迫卑職。殊可笑也。卑職是沐膺主眷。來宰斯邑。非是老尙書給我做的官。費德修被他搶白幾句。猶爲氣悶。冷笑道。你做的朝廷官階。斯言不錯。究竟境內的事。故派你管不管。問

不問呀。杜琛道。怎麼不問。我先要治那持家無道。閨門不嚴的罪。然後纔捉拿參慧惡賊。費尙書道。既這樣說。請你究辦我吧。花百魁在內。故意跑出。佯推不知。連問甚事。杜知縣對他略說幾句。花百魁說他表兄太過。一面向費尙書招陪。不是允許改日。他表弟兄倆到門。負荊請罪。又加上若干甜言蜜語。費尙書無奈。只得悶悶的回去。杜琛說道。花表弟。適纔老費碰了我一個釘子。估量他今回去。必不世心。要想出多少對付我章程呢。你替我設想。將用何抵禦。花百魁道。不要愁。計很多的。等他侵及到你。何患無策。杜琛道。等到那時。未免嫌遲。凡事須要未雨綢繆。毋臨渴而掘井。仍請表弟早爲計畫。花百魁道。我已預備好了。但請放心。杜琛歡喜道。你想的是什麼好計策。若不告訴我。飯是吃不下去。覺是睡不安穩。花百魁道。前天參慧師的徒弟法根。送我五千銀子。仰求這事。勿庸過問。又說等薛天生。穆紅菱走後。他們定將包費兩家。殺得雞犬不留。預備把繡文的夫人。搶來送你。再奉上五千紋銀。當時我對他們已經允許。這事不出十日。即可見矣。杜琛驚訝道。那末亂子鬧大了。我怎得過身。千萬莫要亂動。快些關照他們。替我這一方面。要脫離關係。我們做官人。想的是銀子。總之。要拿得平穩纔好。花百魁道。你看費德修。包繡文死後。還有誰人替他伸冤。追此案卷。縱或有人報案。你即奉行故事罷了。其實便宜。被你一人討盡。既得

美人又得銀子。我真殺人落雙血手。却是何苦。杜琛笑道。若能依你話來。事情平穩。五千兩銀子。完全送把你用。我只把那美人留著。花百魁大喜。洋洋自若。停半晌說道。兄卽靜聽好音吧。杜琛囑咐道。務要留神。不可聲張。致遭外人物議。花百魁應聲曉得。抽身而去。隔不數日。忽然外邊抬進那一頂花花大轎。直至後堂。有多少人簇擁著那頂花轎。杜琛忙問道。這從那裏抬來的。轎中坐著是誰。這時花百魁也就來到。向他說道。此乃小弟送兄一位小君。給兄取樂。以答厚情。快令人扶下轎子。接入房中。話猶未完。卽有那些丫鬟僕婦。齊來揭起轎簾。朝裏一看。真正坐著一位美貌嬌容的婦人。惟粉頸低垂。淚痕滿面。玉容慘淡。好似帶雨梨花。當經衆人僕婦。由轎裏接下。扶入去香湯沐浴。更換衣襟。一面安排酒席。花百魁請杜琛上坐。新婦對面。百魁末位相陪。侍女在旁把盞。他表弟兄。真是喜笑花開。說不盡無窮快樂。而那個新婦。泣涕漣漣。一言不發。花百魁道。你哭什麼。我表兄家資百萬。品學兼優。又是新任知縣大老爺。有那一件配不上你。尙能低聲下氣。小心侍從我表兄。你做個護印夫人。誰不尊重。你是太太。快莫要哭。過來敬一杯酒。這是你的禮節。不可廢的。那婦人聽他說這些話。格外涕不可仰。竟放聲大哭起來。百魁怒道。今宵是團圓吉日。何乃不聽人話。他們如將你賣入烟花。置身火坑。與這裏有宵壤之別。你太不識好歹。

到是杜琛。生了憐香惜玉之心。連忙擋住花百魁道。且請賢弟息怒。這也難怪他的。今朝初到。人地生疎。舉目無親。焉有不想家之理。說著。站起身子。取條香手巾。跑至那婦人身邊。伸手替他拭淚。那婦人極力支撐。杜琛百般勸慰。花百魁又說道。天氣不早。我要走了。你不是任意癡哭。要乖巧些。好好的做個可人。將來我表兄。一定要舉你。不得另眼看待。你的福分。來日方長。正是享不盡的榮華呢。言畢。向杜琛打了一躬。搖擺擺的出去。這屋裏的丫鬟僕婦。收拾床帳。預備杜老爺。與如君成親。而杜琛心花勃發。更不待言。未有片時。一切收拾完備。替那婦人解衣寬帶。那婦人拭去眼淚。對杜琛言道。妾雖下賤。充當下陳。何敢妄自尊貴。然為君設想。身為七品縣官。一方主宰。娶妻固毋用說。納妾亦當選吉。何得草草。乃爾。妾今既已屬君。尚煩鄭重。莫作狂且。杜琛聽他之言。說的很有道理。喜道。你言甚是。不可不聽。遂在案上取憲書。翻閱。選擇吉日。偏巧第三天。是九月初二。乃上吉良辰。即以是日成婚。又吩咐丫鬟僕婦。好好照應新姨太太。不可疎忽。你們如不遵示。怠慢姨太太一些。本縣定行重辦。決不姑寬。丫鬟們諾諾連聲。謹遵老爺命令。是他自己。仍到正夫人房中去宿。到得第三天早上。杜琛起身。料理諸務。以為今晚。要與新來的美人。有無窮快樂。正在忙忙碌碌。突有了鬟跑來。大聲叫道。禍從天降。大事不好了。請老爺快去。要

知什麼禍事。且聽下回書中解明。

第十八回 悲自盡刺喉包費氏

兩義俠大鬧怡春園

話說杜琛正在忙忙碌碌。忽聽了鬢來報。說是禍從天降。請老爺快去等語。他怒道。什麼禍事。這般大驚小怪。好不嚇人。鬢道。新新姨姨太太。用剪刀刀。刺斷咽喉。咽喉了。杜知縣道。姨太太用肥皂洗澡。有什麼不好。今天晚上與我老爺成親。你們不曉得麼。鬢頓足道。不是這般說。新姨太太用的剪刀。把頸項刺開。血溢滿地。如今氣絕身死。杜知縣這纔聽清。不啻當頭打下一個霹靂。更不下問。便飛奔那婦人房中一看。果見直挺挺的。躺在地下。兩眼緊閉。嗚呼哀哉。杜知縣望了一會。惟有長吁浩嘆。流下多少情淚。早驚動衙內衆人。齊說道。事已如此。大老爺不必傷心。這是他的命薄。無福消受。在我們看來。不如買口棺木。早些收起。抬埋罷了。杜琛卽令衆人去買棺木。一面着了鬢僕婦。替他脫去血衣。鈕將解開。露出一張白紙。寫著歪歪斜斜的字體。杜琛拾起看時。只見上面寫道。

氏乃名門之女。望族之妻。幼承庭訓。略知四德三從。少讀女經。粗解閨範。懿德。絲蘿有託。琴瑟和諧。數年以來。唱隨自得。從無反目。相加惡聲。方期畫眉有慶。學張京兆之遺風。繞膝承歡。效郭汾陽之盛事。不幸椰榆弄人。時乖運蹇。夫君一病。僵

臥在牀。醫藥無靈。氏遂禱諸廟宇。冀其佛法無邊。誕登道岸。那知窩藏匪類。身陷其中。得蒙義俠。救出火坑。自謂狂風已過。不再興波。孰意禍不單行。福不雙降。賊徒兇心不死。突於前夜。持刀執槍。既殺吾夫。復又刦氏。今乃承平世界。胆敢任意胡爲。目無法紀。然若輩乃忘命之徒。死生無關得失。公宰是邑。係朝廷命官。爲民之父母。當救民命於水火。廣施陰德。不應暗結若輩。以氏爲小妾。氏何人也。豈甘受辱。有污名節。遺臭千秋。是以剪斷咽喉。以保白璧。幽魂一縷。含恨無窮。生不能梟其首。死定當追其魂。報生前未有之願。遂死後決意之心。包費白華泣涕留言。杜琛看畢。只是發瞪。請教看官。這包費白華是誰呢。就是費尙書之女。包翰苑之妻。自被薛天生。穆紅菱。在準提禪院。送回家中。二位義俠。住了一宿。卽向高家廟去。這準提禪院。參慧和尙的徒弟法根。曉得他們走了。探聽得實。暗中送了五千兩銀子。把花百魁。請他對杜琛。打通關節。不用過問。允許將包費氏搶來。送與杜琛。做小老婆。這事上文已經表過。勿庸再說。花百魁同這些狗強盜。聯絡一氣。所以狗強盜肆然無忌。深夜到包費二家。殺得雞犬不留。而包費白華。只曉得他家。遭此慘劫。並不知道他的父親家中。也是如此。試問看官。這費白華。是位千金小姐。素知禮節。豈肯忍辱含羞。做杜琛的小老婆。當到了縣衙門內。自知已入網中。插翅難飛。故用選吉

之辭。安慰杜琛的心。乘閒用剪刀。刺斷咽喉。明白自己心志。杜琛看見他。這張遺言。心裏非常懊悔。不該聽花百魁之言。忙將那紙撕毀。這時棺木已經買來。卽令收殮。抬到荒郊。掩埋去訖。這里暫且擱下不提。再說薛天生。穆紅菱二人。在包繡文家中。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晨。辭別動身。取道高家廟。行至中途。見一老頭子。身高不滿二尺。與六七歲的孩子相似。鬚鬚雪白。頭頂一張枯荷。牽著犬大的牛。在田裏鋤田。他們看見這人不覺大笑。那人怒道。你走你的路。怎麼嗤嗤的望我發笑。我也是個人。不過比你們矮些。像你生得同醜鬼一樣。自己不知。還向我笑呢。紅菱見他有氣。陪笑說道。我們看見這牛。生的雖小。猶能耕田。爲有用之材。不像世上那些蠢然大物。一點用處也沒有。所以發笑。並不是笑你身材矮小。千萬莫錯會這個意思。那人聽畢。越加有氣。開口罵道。你這狗娘養的。把我比個牛。猶說不是笑罵我。今天預備一條老命。同你拚了罷。說著。拿起犁頭。直奔紅菱。紅菱仍是發笑。那裏把他看在眼里。不却那犁頭。打到身上。竟有數百斤重。若換別人。早已結局。接著第二下。又至。紅菱急向後退數步。忙止道。不要亂動。我且問你姓甚名誰。那人也不回答。卽放下犁頭。將紅菱拉在一顆大樹根下。教他倚着那樹。紅菱道。這做什麼。那人道。適纔你問我的名姓。若驟然說出。恐怕你嚇倒了。故將你拉到這裏。倚定樹兒。不致傾跌。紅菱道。

你用犁頭打我也未跌倒。奈何說個名字。就這般利害。這句話到教我又要發笑。我站在這裏。你且說出。看是跌與不跌。那人道。我聽你說出口音。想必也是一位能人。不然。那能如此說項。你們且把名姓說給我聽。看是怎樣。紅菱道。你既問我。也要站在這顆樹邊。我纔說呢。那人更不推辭。即跑到樹下。兩手緊緊的抱著。說道。請你說吧。紅菱故意大聲說道。我姓穆。名紅菱。他姓薛。名天生。你聽見了嗎。那人就地跪下。連磕幾個頭。一邊爬起。一邊請到他家去坐。紅菱道。你我素不相識。不過途遇。何能打擾。兼且不知你的名姓。越發不能去的。那人道。我姓戈。名舒。綽號地流星。幼時刀槍拳棒。各種技術。也曾學些。在這數百里境內。小有微名。題起我的流星來。無一不知。無一不曉。幾十年中。未曾敗在人下。誰知今春。來了一個野雜種。叫做朱三。年紀不到三十歲。一臉的核桃麻子。本領却是利害得很。與老朽比鬪幾回。竟不是他對手。將我一座怡春園。竟行奪去。使老朽無以過活。只得種幾畝田。以度殘年。久慕你們大名。每想前去敦請。報此仇恨。不期今日邂逅相逢。敢勞二位大駕。助我一臂之力。將那廝打死。收回我的怡春園。說罷。又磕幾個响頭。天生怒道。世上那有這種情理。人家的產業。他就仗恃力大。居然強行奪去。我姓薛的。不怕他是三頭六臂。到要去會他一會。紅菱忙說道。承你之情。有眼瞧得見我們。本當前去相助。爭奈有要務。

在身不能耽擱。另請高人。或者等我們事畢再來替你效勞。地流星那裏肯依。一定不放依走。薛天生磨拳擦掌。勃勃欲動。說道。朱三那廝有多大本領。你我兩人前去。還不手到擒來嗎。我看他可憐得很。順便做個人情。有何不可。紅菱被逼無奈。只得說道。這個朱三。現在甚地方呀。地流星道。在怡春園掌櫃。你們一去。便看見了。紅菱道。既是這樣。我們也不到你家去。煩你帶路。到怡春園。於是地流星在前。你們兩人在後。約走三四里地。到了一個街市。生意買賣。往來行人。熱鬧異常。雖然是個小小鎮市。不亞通都大邑。地流星指道。由此向前。不過二三十容門面。卽到我不便前去。在此等候。尊駕天生答應一聲。雄糾糾。氣昂昂。直向前跑。過了幾多人家。抬頭一看。只見一家門前掛著怡春園三個大金字的招牌。他們便一步跨進門房旁邊。果有個核桃麻子的黑漢。坐在櫃上。面上現出兇惡形像。也向他們倆瞟了一眼。天生紅菱裝著未看見的樣子。跑到裏頭。在院子中間有座高大的假山。山石玲瓏。令人欣慕。再加四面擺著菊花盆景。紅綠相間。真夠娛目賞心。還有那些秋海棠。雁來紅等花。相映著。分外好看。他二人就對著假山。揀了一副坐頭坐定。園內堂官跑的絡繹不絕。都來問候。招待無不周到。茶果點心。精美不用問說。天生心中想道。如此恭敬。怎好爭吵。必須尋個事故。方能惹動那廝。偏巧捧來一盤水晶餃子。放在桌中。天生

使出工夫。伸手一摸。那盤分成兩片。隨即喝道。我們也不是不給錢的。怎麼氣冲牛斗。將盤子攪碎。堂官回頭答道。咦。真奇怪呀。我盤子將放下。不是好好的嗎。天生罵道。盤子不是你這狗娘養的打碎。還想圖賴我麼。說著兩手拉著桌子。望上一捧。兵兵一聲响。滿桌杯盤。跌了粉碎。堂官笑嘻嘻的說道。我們未有半句外言。客人奈何動怒。不用作氣。怪我們不是。請你到那邊桌子上坐。待我們重行給好盤子。把你快莫驚動我的掌櫃。紅菱發作道。你家掌櫃吃人嗎。拿他來壓制我們。不妨教那忘入旦來。我們是不懼的。堂官回道。不是這般說。若被掌櫃的聽見。我們要重重受責。大吃虧苦呢。天生不問皂白。走上前去。將那些堂官。一連打了無數的耳光。紅菱也就動手。把案上的古玩。牆上的字畫。打個淨光。撕的細碎。一片聲喧。鬧得天翻地覆。旁的客人。因他們如狼似虎。絕似天上的兇煞神。降凡一樣。那個敢上前勸解一句。早已逃得無影無蹤。他們兩人打時。聽那桌椅條几。屏門。榻扇。玻璃窗鏡。琉璃燈彩的聲音。叮噹叮噹。接著吱呀吱呀。又是哄哄。鑿鑿。各種聲音。連接不斷。很有趣。格外用勁去打。一霎時間。將一座怡春園。打得落花流水。突聞有人喊道。你們二位。打到這會。也派住手了。且請息一息。養養精神呀。天生紅菱見有人喊他。便停着手。要知喊的這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薛天生誤中蒙汗藥

穆紅菱力戰地流星

話說天生紅菱在怡春園內正打得興高采烈忽聽有人教他們住手。卽轉身看時。原來就是掌櫃的。直挺挺跪在地下。不住的哀求。紅菱問道。你是這園內什麼人。跪著何故。那人道。不瞞二位說。我教朱三。是這園內的主人。不知是誰冒犯台顏。我朱三來請罪。務祈二位不必動怒。並非指明那一個。待我責罰。包教你們消氣。話未說完。那兩眼眶裏已是淚汪汪的了。現出一種可憐的樣子。天生想道。我看這人煞是可憐。怎麼地流星說是一座怡春園被他奪去。心裏忍耐不住。開口問道。這個怡春園是你的。還是別人的呀。朱三道。原業是戈舒。已於前年賣把小人。如今常來囉唆。說我未給他錢。要收回產業。來過數次。限定在十日內搬出。如若不遵。就要我性命。小人爲這事件正在躊躇。又遇二位。把我這園子。打得同落湯鷄相似。我真走頭無路。一些生趣沒有了。天生道。戈舒對我們講說這園子是他的。被你奪過。究竟是你。是我。我把戈舒喊來。使你們對盾說著。就向外走。朱三向堂官道。二位到此一些點心未吃。你們快將上等包餃。送兩盤來。一邊攔著天生。片刻工夫。送上兩大花盤。熱氣騰騰。真是上等細點。天生隨手取了一個。放在嘴裏。大吃大嚼。五味調和。異常鮮美。他就左一個。右一個。也不客氣。只管朝肚裏吃。到底紅菱是個女子。有些害羞。不

好意思伸手。站在旁邊望著。朱三謙讓道。你怎麼不吃。再遲嫌冷。口味就有些不好。紅菱點了一點頭。伸出纖手來取包餃。不却天生咕咚一聲。向後栽倒。口吐白沫。昏不知人。紅菱料到這包餃裏面一定有了毒藥。拔出身邊佩劍。向朱三砍去。朱三忙將身子一扭。退下一丈多遠。怒道。你好不識抬舉。這般的恭維。猶不知足。休仗你的本領好。我朱三也不是好惹的。聞聞我的名。看紅菱也不回答。舞動寶劍對他亂殺。朱三亦在衣服底下。拔出短刀抵敵。兩下殺做一團。刀來劍去。劍至刀迎。鬪有二十幾個回合。未分勝負。紅菱暗稱奇。嘆道。不料這廝却有如許本領。怪道地流星戈舒非他的對手。我再不放出煉劍。恐難取勝。遂即運內功。一道白光從口中飛出。搖頭擺尾。天矯如龍。昂首飛騰。或上或下。朱三看見這道白光。知是煉的仙劍。嚇得面如白紙。轉身逃走。紅菱不去追趕。帶笑說道。看你怎逃得脫。言未畢。又見一道白光冲空而上。較之紅菱的劍。要勝得半倍。紅菱驚異道。這枝劍是從何處來的。我看那廝未必有此工夫。正在疑慮。地流星戈舒扛著犁頭。匆遽而至。紅菱喜道。老戈。你的仇寇現已被我殺退。不需頃刻。要結果他那狗命。纔說到此。那個犁頭迎面而至。紅菱大驚。將欲問他。地流星戈舒說道。穆紅菱。你今中了我的計策。快點歸降。方可保命。若有一個不字。立即送你殘生。這幾句話兒。把個紅菱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

生烟。大罵道。我今不把你這矮鬼殺死。誓不爲人。邊說邊揮動寶劍。地流星戈舒。不疾不徐。以手中犁頭相迎。一來一往。各把生平本領顯出。而地流星戈舒的犁頭。使得神出鬼沒。上下翻飛。與紅菱的劍衝激數回。火星直冒。未曾傷損一點。兩人又殺好多一會。真是難解難分。那個朱三。復又轉身殺至。把紅菱困在中間。殺得渾身冷汗淋漓。力敵二人。再看天上的劍。光華暗淡。不復明亮。只有些許影子。與那枝劍抵抗。就像人用刀太過。少了精神一樣。紅菱大驚失色。暗自說道。這廝真好利害。眼看我的劍要失敗。性命亦難保了。天生那得復活。這不是無辜在此。白白的把命送了嗎。一邊想著。一邊重整精神。恢復元氣。指望丹田裏煉的元氣。再吸一口上來。使仙劍的光華充足。可以抵抗片時。爭奈氣已用盡。連吸數口。暗猶如故。這時紅菱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實實挨不住了。漸漸要敗下去。自己說道。與其死於賊人之手。不如我先自刎。免得受他人凌辱。收回寶劍。將欲自刎。忽聞一聲响。朱三那廝。腦漿迸流。屍身倒地。繼又接著地流星戈舒。跌個面磕頭。一人趕上。從腿當裏踢了一脚。看著地流星戈舒。由假山頂上。滾到背後去。有個黑影子。也閃到山後去。紅菱遲疑道。這是什麼人來救我。與我一面不會。就此走了嗎。我到山背後去。看救我的。究竟是誰。便邁開大步。過山坡。偏巧與那黑影打了個照面。再細看時。就是天生。並非

別人慌問道。你睡在那里。怎麼醒來。天生道。我正睡得呼呼非常自在。猛聽喊殺連天。把我驚醒。見你正與朱三那廝。同地流星戈舒廝打。即在假山上扳一塊石頭。忙忙的上去。把朱三打死。希望一舉兩得。不料逃走了戈舒。紅菱道。我看戈舒不是被踢在山背後麼。天生道。我已尋遍。不會見他。但是朱三戈舒他們乃是仇敵。怎麼聯絡一氣。共打你的呀。紅菱道。他們乃豬羣狗黨一類的人。用此計誘我們到此。何曾是仇敵。先前我就怕的這樣。所以你答應他時。我不肯來。就是這句話。果然被我料到你吃他的包餃。正覺得津津有味。為何憑空的倒了。天生道。那有這會事。我不會吃人的包餃。紅菱打上項事。說了一遍。天生纔恍然大悟。說道。不是你提起。我真不得而知。可惜放走了他。紅菱道。莫非這怡春園內。同準提禪院一樣。內裏藏著什麼機關地道。天生點頭道。你這話兒。也在意中。你我再去尋他一番。於是兩人在假山前後。細細搜索。復將那座假山拆毀。也不看出什麼地道機關。園內各處無不搜索殆遍。杳無一些影響。甚為驚異。請教看官。這地流星戈舒被天生一脚直踢到假山背後。因何不見的呢。列位有所不知。待下官把他的一生事故。表白出來。免得衆人疑惑不定。這個戈舒在少年時間。以耕田爲業。性好武。喜於弄搶舞棒。每到閒暇時候。就在廣場中。將那些各種農器。頑耍一回。日復一日。居然練出有數百斤的力氣。

大小石礮搬來搬去。宛如搬磚弄瓦。毫不覺得費力。農器之中。而犁頭一樣。舞起來。猶爲出色。還有一件勝人。他那雙腿。真是個飛毛腿。日行千里。夜行八百。走起路來。能趕上風頭。人因他生的矮小。又有諸般本領。所以送他一個綽號。叫做地流星。由此聲名大振。遠近咸知。他亦自以爲天下無敵。是凡曉得的人。莫敢與鬪。一日村中來個四五十歲的女尼。化緣有肯樂助的。有不捨財的。大家隨意湊上幾文。打發他動身。誰知這個女尼嫌少。不肯就走。拘拘要若干錢鈔。不得滿數。他卽站關。人皆說這女尼太過。化緣這事。不過隨緣樂助。那有勒逼人的道理。你一言。我一句。把個地流星說得性起。站起問道。你化的緣。有甚麼用處。女尼合十。嘴裏念聲陀彌陀佛。然後答道。小尼是普善寺的住持。因爲廟宇年久頹廢。佛像薄蝕。小尼發此願心。重修廟宇。佛像裝金。懇求大施主慈悲。解囊相助。俾得集腋成裘。戈舒。吁道。什麼修廟宇。裝佛金。多半是爲的和尙男人。沒有得吃。差你出來。化些銀錢糧食。回去養家活口。女尼打一稽首。躬身答道。大施主。我們出家人。身入空門。首要戒除色慾。那有什麼男人女人。不像在家的男子有了家。仍不修身。猶想姘個知識。女子有了室。不能安分。還去結識情郎。這些醜事。都是在家人做的。出家人沒有這幾句話。把個地流星罵得七竅生煙。兩眼冒火。更不打活。迎面就是一掌打來。女尼不慌不忙。身向旁邊

閃過。順手把地流星一推。跌個面磕地。在衆目之下。地流星掃此面孔。你看氣是不氣。一骨碌爬起。又是一脚踢到。女尼伸出右手。在他股下插進。地流星。戈舒大叫一聲。栽倒地。口裏只是哇哇的怪叫。大呼救命。衆人看見這樣。欲待上前。却又不動。手正是敢怒而不敢言。都站得遠遠的。你望我。我望你。連氣也不敢伸。女尼笑道。久聞你的大名。如雷貫耳。是以不遠千里而來。發門拜訪。只說是個勁敵。領教一二。誰知乃是黃葉腐草耳。真令人噴飯。這時地流星。戈舒。燒得他是個能人。不敢輕視。自己的一股銳氣。已完全銷盡。伏在地下哀求道。怪我無知。冒犯你女菩薩。千祈高抬貴手。勿與小子計較。說著。頭連點上幾下。就同雞子啄米一樣。女尼答道。由此向後。你敢藐視天下人麼。戈舒答道。在此以後。我是井底之蛙。不知天外有天。自茲以往。才覺得望洋浩歎。不敢相天下士矣。女尼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如我在江湖上。奔走多年。會的能人。勝是我輩者。不知凡幾。工夫一道。與學問相同。未有學得盡的。譬如泰山之上。還有天。大海之外。猶有洋。你些許小技。安敢稱爲天下無敵。戈舒頓首道。小子謹受教。但是腿股疼痛難當。務求大發慈悲。替我治好。則永遠不忘大德。女尼俯允。令他解去絲帶。揉起褲子。只見腫而發青。粗如巨棍。女尼雙手撫摩。戈舒痛徹於心。呼號欲絕。女尼道。再挨片時。即可無事。我不過用三分力耳。若是用到五分。

你的脛股斷矣。說著。在衣袋內。取出一張布膏。替他貼好。囑咐道。此腿原無大礙。須過三七十二一天。纔可如初。在期限之內。一步不可行動。戈舒道。小子願拜門牆。女菩薩肯收納否。若不見棄。收爲弟子。早晚願隨鞭撻。則小子幸甚。並叩你老人家上下。及其他各事。女尼道。你旣情願拜我爲師。喜不自勝。只要你不灰初心。肯求精進。何患不成。至問我的上下。並一切事體。且聽我道來。要知這女尼說出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敘戈舒順言水淨

賞雪景瞥見兩孩

話說女尼對戈舒言道。我本陝西漢中府南鄭縣人氏。因少失父母。得孀娘章氏撫養。十八歲。嫁與潘郎紹安爲室。不幸遇人不淑。朝夕凌虐。遂到商州。雒南縣普賢寺。削髮爲尼。蒙高人指點。學得少林真傳。法名水淨。於今二十餘年。專以遊覽名山大川。訪問海內能人爲事。如今你要跟我爲徒。須依我的教訓。不可違拗。戈舒道。這個自然。何用你老人家吩咐。當卽就地磕上幾個頭。拜女尼水淨爲師。於是水淨留在戈舒家中。等他傷愈。朝夕教授。師徒甚爲相得。一連四載。水淨將平生本領。悉心傳授於他。再加戈舒日夜習學。不曾懈怠。竟把各種武藝。完全學會。而煉的仙劍。能到百里之外。取人首級。江湖上的朋友。綠林中的好漢。無不知道戈舒利害。惜乎入於

邪途。不歸正道。專以打劫爲生。焚剽往來客商。常常藉耕田爲名。遇著過客。行囊富厚。驢駝擔挑。他卽用梨頭爲兵器。把行客殺死。奪下財帛。任其使用。後來又與準提禪院參慧和尚。結拜弟兄。同惡相濟。更不待言。及至準提禪院。機關敗露。戈舒聞知消息。銜恨在心。便想前去。替參慧復仇。該應湊巧。這天在田內。遇見天生紅菱。先打了一犁頭。見不會損傷分毫。曉得他兩人。是江湖上新出來的魁手。不敢輕視。隨機應變。轉說一座怡春園。被朱三奪去。請他兩人幫忙。帶至怡春園那裏。暗中使人通知朱三。把點心內。放下蒙汗藥。實指望將他二人。吃得昏迷過去。免得費事。誰知天生俱有仙體。與凡人不同。雖被毒氣所迷。不需片刻工夫。卽甦醒過來。戈舒自己幾乎被天生一脚踢死。料難取勝。他就在假山背後。使出飛毛腿。乘此脫逃。再說天生紅菱。到假山背後去尋他。已下去幾百里路程。天生紅菱。見尋不到。戈黨堂官亦都走盡。屋內空空無人。乃至街上訪問。市民聽說朱三已死。無不稱快。戈舒逃走。個個焦愁。惟恐後來連累他們。嚇得目瞪口呆。團團圍著他兩人。不許放走。務必要求。將戈舒獲著。紅菱道。你請我們捉拿戈舒。也要站開些。纔好去呢。圍著我們。不能就將他拿來。衆人見他答應。歡喜不已。邀請到家。殺雞俱黍。款待天生。不肯答應。紅菱向他丟個眼色。這纔不言。復對衆人說道。此刻不宜怠慢。若遷延時刻。他卽遠走高飛。

待我將他捉來。再行領情。豈不是好。衆皆稱善。於是紅菱說聲去。說辭別衆人。帶著天生走了。天生說道。戈舒遠遁。不知到甚地方去。你對大衆承認這事。若找不著戈舒。應如何答復。紅菱道。你怎這樣歹的。他們都是愚人。生怕戈舒後來。有性命關係。其實是無法的。你不答應他。有得歪纏呢。你是走不掉的。我今承認去找。他不是放了我們麼。我們也好脫身。去幹正經事情。你看我的話。是不是。天生大笑道。你的見識真比我好。我還當作真去尋他。如今你我直到高家廟去了。紅菱道。這個自然。何用你說。向後大凡事情。你只看我的臉上。色氣包教你不得吃苦。天生唯唯稱是。跟著他行。逢人便問。高家廟尚有幾多里路。那自行至日中。彤雲密布。陰雲四合。西風撲面。冷氣刺膚。天生道。畢竟北方與南方不同。你看大有下雪氣象。紅菱道。你不記得古人說過。北方風氣剛勁麼。正談之間。六出已是紛紛。就同春天飄的柳絮一色。天生道。勿論什麼大風。我却不怕。到是這雪花霏霏。前無村落。沒有躲避地方。就在這雪地裏嗎。紅菱道。走著再說。眼前不能預定行止。兩人又走數里。那知雪花兒越下越大。風亦緊急。把人的眼睛迷著。不能睜開。天生道。你我快把飛行法使出吧。早些到個村落。以便投宿。何必在此受風吹雪打。紅菱道。當日鄭棨驢背吟詩。子猷踏雪尋梅。俱是愛雪的景緻。其佳。汝爾如此。我們今天。把這天然的景緻。不細細賞玩。

以飽眼福。你真是個俗人。不曉得幽雅的趣味。又用手指道。你看這銀裝世界。真夠是瑞世瓊瑤。何等好看。天生道。你說我是俗人。我看你還是癡人呢。不想躲避。願把風吹雪打。看你癡不癡。說著走入茂林深處。倚在一顆大樹樞枝上。紅菱見天生不走。他也到樹林中。暫行躲避。不多一刻。天也晚了。那雪猶是紛紛不止。直到第二天早上。天際纔晴。一輪紅日。在東方慢慢升將上來。兩人在林子裏走出。看地上的雪。有三尺多深。天生道。怎麼走呀。紅菱道。我看你怕得什麼似的。真正好笑。你看那前面兩個孩子。猶在雪地上頑耍呢。天生抬頭一看。見一男一女兩個孩子。都是七八歲大。男孩胸前兜著一方紅兜。下身穿著單袴。女孩也是這般打扮。兩下裏在雪地廝打。天生驚訝道。這兩個孩子。到奇得很。天氣這般寒冷。怎麼脫得光光。我同你到那裏去看一看。問他爲何不怕冷的。邊說拉著紅菱同去。見那兩個孩子在前面不遠走好多一會。仍是不得到他的身邊。紅菱向天生道。你看這兩個孩子。曉得是什麼人。天生道。我到說是一男一女。你還問做什麼。難不成他不是一男一女嗎。紅菱道。誰不曉得是一男一女。明明白白。看得清楚的。但是你跑到這會。趕不上他是甚麼道理。這句話。你也不懂得麼。天生道。我把這話到忘記。步子跨個大些。單看趕得上趕不上。於是兩人放開大步。直向前行。依然趕不上他。天生大怒。便使出飛行術。

如飛而去。正走之間。不隄防一物。迎面打至。天生見那物來得利害。叫聲不好。急向旁邊閃過。該應脚底一滑。站立不住。跌在雪中。兩孩子哈哈大笑。拍手叫道。世界上有名的一位好漢。今日也如此麼。天生跌倒。自覺慚愧。格外生氣。爬起來。仍向前追。不却那兩個孩子。笑將上來。在雪地上。跳來跳去。天生勒起拳頭。勢將用武。紅菱連忙擋著。不許亂動。那孩子笑說道。我與你是何仇隙。相逼太甚。紅菱陪笑道。二位不必生氣。他因你們裸體。當此嚴寒。恐怕受凍。特將動問。並非相逼。二位千萬莫錯會這個意思。天生猶是怒氣不息。惡很很的。那兩個孩子。也不言語。手挽著手兒。照舊廝打起來。你一拳。他一脚。在雪地上。躡蹻跳。拳來脚去。有二十幾個轉身。紅菱拱手說道。請二位且住。我早知道你們是非常人。望將大名留下。以誌景仰。兩個孩子也不睬他。若是不聽見的樣子。天生大聲說道。適纔與你講話。是個聾子。不聽見麼。一句話未說完。那男孩手中有顆豆子大的紅丸打至。天生欲待躲讓。已來不及。恰巧打在他的面門。微微凸起。幸不著復。天生本是個好勝的人。今朝一連被他戲弄兩次。怎麼不氣奮勇前去。預備與他較個高低。那男女兩孩子。不同他敵。轉身就走。天生從後直追。紅菱擋也擋不著。四个人一前一後。分成兩道。你慢他慢。你緊他緊。瞬息之間。下去一百餘里前。一個鎮市。看見這男女孩子。從那鎮中進去。再

等他們趕到已不知去向。天

程度。你莫當爲他是怯懼。故意

他一個天生道。何以見得。紅菱道。他們在雪地撕打時。你不看見雪上無一點屐齒

痕麼。這種輕功。不獨近世沒有。卽歷代以來。亦罕有其匹。你我那能及他。再者打的那套拳。你曉得叫甚名子。天生搖頭道。我不懂是什麼拳。紅菱道。這叫做兩儀二氣拳。內分陰陽。在拳法之中。惟此爲最。凡庸之輩。永遠不得入門。天生聽他這一說。存思半晌。說道。不錯不錯。却是未看見雪上的印娘。不是你說起。我那里曉得。紅菱道。就此算了。我只恨你將他鬧走。未得問個明白。當面把這個人錯過。煞是可惜。如我家師。總派曉得此人來歷。日後會見時。當要問他一問。到是此地離高家廟。不知還有多遠。天生指道。那里有個人呢。待我去問他一聲。說著。將欲動步。已被那人聽見。笑向他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不必問我。天生道。然則這里就是高家廟嗎。那人道。你說不是高家廟。請教是甚地方呀。紅菱大吃一驚。低聲對天生說道。我們的心事。已被那男女孩子知悉。不然。怎麼走到這里。他就不見的呢。天生道。真正奇得很。我們到僻靜地方。揀個客寓住下吧。紅菱應聲是。兩人就去尋覓客寓。一連跑了幾家。都說是游大爺十六做壽。是凡客寓齊。被他的來客住滿。你們嫌遲了。沒有位置

